

太上感應篇集傳



齋上感癯

簾鐘傳四

香

王觀熙署檢

齋上感癯

簾鐘傳四



惠氏箋敘

漢術士魏伯陽著參同契荀爽虞翻干寶諸儒采以注易後之言易者未能或之先也蓋魏晉以前道家之學未嘗不原本聖人惟是聖人贊化育以天地萬物爲坎離術士鍊精魄以一身爲坎離爲較異耳然玉鈐經言求仙者必以忠孝友悌仁信爲本故宋藝文志及道藏皆有太上感應篇一卷卽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戒皆君子持已立身之學其中如三台北斗司命竈神之屬證諸經傳無不契合勸善之書併爲最古自此以下無譏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棟

太上感應篇集傳敘

一

日夜嘗藥又禱於神發願注感應篇以祈母疾天誘其衷母疾有閒因念此書感應之速欲公諸同好而未果余友楊君石漁見之歎曰此書得此注不惟可以勸善且使後世道家知魏晉以前求僊之本初未嘗有悖於聖人反而求之忠孝友悌仁信之閒而致力焉是亦聖人之徒也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歟旣綬諸版而仍問敘於余余嘉楊君之好善因述注書之由趣而爲之敘乾隆十四年冬日惠棟敘

俞氏續義敘

宋藝文志有太上感應篇一卷其大旨言天道福善

禍淫與抱朴子所述玉鈐經易內戒諸書相近蓋亦古籍之幸存者也夫餘慶餘殃之說著於周易天人相應之理備於春秋此篇雖道家之書而實不悖乎儒家之旨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後世儒者不信此說洪範五行傳且斥爲荒誕於是篇乎何有故自宋以來雖流傳不絕不過閭巷細民共相誦習而士大夫輒鄙薄之其注釋諸家亦多淺陋邱里之言無當大雅惟國朝惠定宇先生以經師碩儒而注此書徵引淵博文字雅馴然予猶惜其多用駢詞有乖注體且原文明白易曉初不待注而明惟埴以經義證以秦漢古書使人知其與儒書表裏不敢鄙夷自然敬信奉行於身心有益余於惠氏無能爲役一知半解掇拾其所未備所已及者則從略焉因非注體故援宋杜道堅文字續義之例題曰太上感應篇續義卷帙餘重釐爲上下二卷用自修省以爲息黥補劓之方樂善不倦之君子儻有取乎同治十有一年一有二月德清俞樾

姚氏注敘

注感應篇者以惠松厓先生箋及柴省軒先生直解爲善本武康沈君蓀湖取合梓者詒予受而讀之知

兩先生之於是書勤矣然惠注博雅而流俗或苦其  
奧柴解詳悉而高明者或微病其瑣也竊謂天人所  
以能感應者此心而已感應字俱從心人者天之心而心者

人之天也讀是書者其要在求諸心孟子曰君子以  
仁存心以禮存心以禮存心則有所不敢以仁存心  
則有所不忍有所不忍則其行也恕有所不敢則其  
動也敬且恕邦家無怨之道即天人感應之幾也  
篇中所列善惡其目不一大氏不出此二者竊本此  
意妄爲之注雖於兩先生無能爲役要使讀者知求  
諸心而已或曰既內求諸心矣何假感應之說爲是

太上感應篇集傳敘

三

又不然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不能望  
之人人矣使其有所慕而爲善也不猶愈於無所慕  
而漠然不爲善者乎使其有所畏而不爲不善也不  
猶愈於無所畏而悍然爲不善者乎此太上垂訓之  
苦心亦前後注是書者之苦心也注既成同人咸勸  
付梓因識其緣起如此道光三年孟春月歸安姚學  
塽敬書於水月禪林寓舍

于氏贅言敘

取千百年家誦戶習之舊典而附以已見其言不已  
贅乎六經四子之書感應心法也二十一史感應公

案也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半生之所閱歷感應之見在事實也不得其意日誦無益得其意無往而非感應篇也近日從事此篇者或詮釋詳明或引據典贍或參以釋道之言或輔以功過之格備體裁之變窮剗刷之工流傳海內數十百家外之者以爲邀名之習氣知之者亦視爲樂善之具文而已今復踵而爲之說是亦不可以已乎曰不可人心嚮往本無定在偶有所觸忽然動心老生常談頓覺咀之有味此忽然之一動卽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穀種之始生也火之然也未必燎原泉之達也未必滔天穀種之生也未必實穎實粟千倉萬箱然其端已肇當必有至焉

者果其至焉則鑽燧而取之掘井而出之播種而耰之者不可謂無一舉手之功也今旣睹鑽燧掘井播種者之後先繼起而予獨不能爲支離攘臂於其間乎癸亥春夏校士廣韶肇慶往來三州間有遺予小本感應篇者舟中無事繙閱有會信筆而書不覺盈帙繁簡不論詳略任意旣非詮釋之體又無引據之學聊自攄其所見非欲奉抔土而益太山也詞之不足文所不暇計命曰贅言梓以施焉是編也乃鐵樵之感應篇非天下人之感應篇也不自揣而居然問世

何也固無意於邀名亦不成其爲樂善所望流播同人庶幾觀之者之心之忽然一動耳其不動者吾未嘗執以相繩也吾言吾固自贅之矣康熙癸亥夏六月新城于覺世鐵樵甫題

太上感應篇集傳敘

五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艸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銜己長。遏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自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僊可冀。欲求天僊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僊者。當立三百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



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忿怨不休。輕蔑  
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  
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陵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  
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  
不爲。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訕謗聖賢。侵陵道德。射飛  
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  
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  
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  
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爲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  
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禍  
賣惡。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  
迫脅。縱暴殺傷。無故翦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  
眾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  
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  
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  
貨財。願他身死。千求不遂。便生呪恨。見他失便。便說  
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侮。而抑之。  
埋蠱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強取強求。  
好侵好奪。虜掠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  
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訶風罵雨。鬪合爭訟。

妾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侮直  
罵神侮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鄙懷引  
神明而鑒猥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  
施設淫欲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餒人左道惑眾短尺  
狹度輕稱小升以偽襍真采取姦利壓良爲賤謾驀  
愚人貪婪無厭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  
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  
妬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  
作爲無益懷挾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

太上感應篇

八

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  
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  
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  
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  
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盡則死死有餘責  
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  
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  
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  
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  
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第一

元和惠棟箋 德清俞樾續義

歸安姚學棧注

太上曰

箋曰太上者最上之稱

春秋正義

曲禮曰太上貴德春

秋傳曰太上以德撫民又云太上有立德經傳言

太上者皆謂五帝以前上聖之人真誥甄命授曰

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為上

清真人為老君之師

陶宏景注云此即謂太上高聖玉晨大道君也為太極左

真人中央黃老君之師

又云昔太上以德教老子是以老子

道經云太上下知有之顧歡堂誥

堂誥四卷即老子義疏

以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一

為太古上德之人是也是書乃修真者述太上之

旨而為之當在玉鈔經易內戒赤松子經河圖記

命符諸書中

皆晉以前書抱朴子所述

而此篇言道戒尤關日

用尚德者用茲無悔乃君子之光

易

背義者以此

思憂

禮

實小人之福

易

是以昔人表而出之名之

曰感應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

故必慎所以感之者

新序

有感必有應自然之道也

續義曰太上有以位言者漢書高帝紀集注曰太

上極尊之稱淮南厲王長傳集注引如淳曰太上

天子也有以德言者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辯注

曰太上德之最上者老子釋文引顧注曰太上上德之人也有以時言者禮記曲禮篇鄭注曰太上帝皇之世陸氏釋文孔氏正義並曰太上謂三皇五帝之世也是古釋太上有此三科茲之所稱其兼時德而言乎嘗讀荀子書君子篇曰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太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今以荀子之言考之此篇自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之下皆所謂流淫之行怠慢之事姦怪之俗盜賊之罪也而荀子謂之太上之禁且由其道得其所好不由其道遇其所惡與此篇之旨若合符節前半所陳謂由其道而得所好也後半所陳謂不由其道而遇所惡也然則茲篇其卽太上之禁乎雖文字不類先秦古書要必有所受之矣

注曰太上者最上之稱老君之師也此篇出道藏而所言皆儒者省身克己之要所謂感應卽作善

降祥作不善降殃之旨蓋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有是非氣有順逆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慎所以感之者而已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春秋傳閔子馬之言無門言同一門出入也

箋曰虞仲翔注易以坤爲鬼禍乾爲神福

鬼神坤鬼神爲

福鬼爲禍是知禍屬陰福屬陽陽爲善陰爲惡故禍福

以類相從字皆從示示神事也

說文

天者神

穀梁

然則

禍福皆天也而不知轉移之者人也禍兮禍伏

老子

禍與福鄰

荀子

吉凶同域憂喜聚門

鶡冠子

降之者天

召之者人禍重於地福輕於羽

羽叶

有福不及禍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

來連我

韓非子

自作難活天作猶可

續義曰此左氏春秋傳所載閔子馬之言按後漢

書楊秉傳引此二句李賢注曰左傳閔子騫之辭

文選檄吳將校部曲亦引此二句李善注曰左氏

傳閔子騫之辭據二李之注則左傳閔子馬古本

有作閔子騫者斯言也殆孔門之緒論歟

注曰召之爲言感也禍福出入無一定之門爲善

召福爲惡召禍人所自取天無容心也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此言感應之理也影者形動所生李詳案影古止作景

箋曰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屬擊庭鐘於外

而黃鐘應於內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  
應聲影之象形

劉向新序

吉凶之於善惡亦猶是也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書

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易

聖人之言感應禍

福速哉

漢書

齊宣王曰爾始時創書則爾策異而吉凶

續義曰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

響然則此語自古有之趙岐孟子章指曰惡出於

已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文選應璩與岑文瑜

書曰善惡之應甚於影響皆傳述斯言語意相近

至東晉古文尙書出遂以入之大禹謨曰惠迪吉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四

從逆凶惟影響而至今奉爲經義矣其實茲篇之

出或猶在古文尙書之前未可尊彼爲經而薄此

爲道家之說也

注曰報之爲言應也善則福隨之惡則禍隨之未

有形直而影曲形曲而影直者

附錄于氏贅言曰兩儀判陰陽則剛柔異而吉凶

定焉人心分明昧則善惡殊而禍福隨焉太極自

然之理人弗能違鬼神弗能違天地亦弗能違也

天怒人怨凶咎相仍謂之曰禍與無妄之災不同

心泰身安富貴壽考謂之曰福與偶然僥倖不同

門者門戶之門猶陣法之生門死門也有門則有關鍵方位門有時而開亦有時而閉無門則東行西走惟吾所之絕無阻隔絕無障礙所以如影隨形也召招而來之也禍福在天地之間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專待人之召之耳如君之召臣以旂則士至以旌則大夫至如鍊師之召神焚符則風伯至發檄則雨師至世人心無主見取旂旂符檄鶻突亂發自己亦不復記憶以至禍福紛至沓來應接不暇遂以爲不招而自至也豈不謬哉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五

箋曰抱朴子案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又對俗篇云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合二文觀之司過卽司命之屬也是以禮記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鄭康成注云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七祀皆主察小過故總謂之司過其或謂之司命者七



祀首司命故也。

續義曰。司過之神。卽下文所云司命也。禮記祭法篇。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鄭注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正義曰。司命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據下文云。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正督察三命之事故。知司過之神。卽謂司命矣。下文又云。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彼言司命者。斥其名也。此言司過之神者。舉其職也。篇中所云奪紀奪算。或斥爲道家之說。不知其本乎經義也。學者東注疏於高閣。故莫得其詳矣。

又曰。禮記正義引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則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解者以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然則依人所犯以奪算。古有此說矣。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鄭康成注曰。未齟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蓋各視其輕重以爲差矣。後漢書鄭崇傳。佾臣聞師曰。犯神者有疾夭之禍。亦尙書家師說也。至年以算計。蓋亦古語。史記武帝紀。每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受皇帝泰元神。

筭筭卽算也。

又曰：洪範六極，三曰憂，四曰貧，是貧耗憂患，固六極之二也。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蓋古之儒者推天人相應之理，明福極不爽之報，使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恐懼修省，而不敢爲非，其意固甚善也。後儒不信其言，而勸戒之意微矣。此篇先舉貧耗憂患二者，以示警，蓋以貧憂二極，人之所尤畏也。

注曰：司過之神，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七

者，算者，一曰也。洪範六極，三曰憂，四曰貧，貧耗憂患，乃死亡之漸，猶吝爲凶之漸也。

人皆惡之。

惡去聲

箋曰：下流乃君子弗居多言爲詩人所畏，玷汝南

之月旦。

許劭事

先注難除。

六朝赦令並云洗除先注蓋當日鄉論清議必有記

注之

殊洛邑之井疆。

書禮

終身不齒，豈非三代之

直道，尙在於斯民，四凶之不才，載謠於人口乎。

范蔚

宗贊

續義曰：古無四聲，善善惡惡，皆一義之引申，因其善而善之，因其惡而惡之，無異讀也。漢劉歆遂初

賦何叔子之好直兮爲羣邪之所惡賴祁奚之一  
言兮幾不免乎徂落魏丁儀厲志賦嗟世俗之參  
差兮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兮固眞僞以  
紛錯此皆愛惡之惡而仍讀如美惡之惡可知其  
義之通矣既爲惡人而求不爲人惡是猶表曲而  
求影之直貌醜而求鏡之妍也

注曰好善惡惡人心卽天理也

刑禍隨之

官刑  
鬼禍

箋曰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莊子

宵人之行事夫各有所當矣兵在其頸國語焉避害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八

也

左傳

天奪之魄孰逃威也

左傳

續義曰刑古字與型通尙書五刑之屬三千隸釋

引石經作型型者鑄器之法也有是罪必有是刑

猶器之適肖其型矣若夫刑之所不及鬼神亦從

而禍之說文曰禍害也神不福也明則有刑幽則

有禍亦可畏矣太玄曰後禍介介凶人之郵

注曰出禮入刑辭福求禍爲惡之報如影隨形

吉慶避之

箋曰易道以乾爲善爲祥爲福爲祿坤爲喪爲惡

爲殺爲亂仲翔聖人贊易扶陽抑陰以陽爲君子

陰爲小人積惡之徒與陰同類故吉慶避之陽併

吉併慶也仲翔注易云陽吉陰凶又云陽併慶也

續義曰釋名釋言語曰吉實也有善實也既無善

實又何吉慶之有

注曰從逆則凶安得惠迪之吉積不善有殃安望

積善之慶其相反也若相避然

惡星災之

箋曰歲在豕韋葺宏識蔡侯之禍星出婺女裨竈

知晉國之凶春秋類對賦蓋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

漢書惟天時與人事相參斯六賊與五殘並會六賊五殘

大二感應篇集傳一

九

皆星名德之不修禳之何益終逮於喪亾而已

續義曰天官書有五殘六賊之名星經有哭星泣

星之號皆是惡星非必彗孛也管子併星掌和和

爲事是人事實應星象昔賢人聚而德星見焉然

則凶人之所在惡星臨之矣

注曰在天爲惡曜在人爲惡念氣類相感災豈自

外至哉

算盡則死

箋曰抱朴子曰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稟數所稟

本多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

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斃是則占平公之疾無過十年驗伯有之亾不能五稔國語左傳算之盡也何日之有。

續義曰國語晉語曰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韋昭注曰非有禮法不能終十年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壽此卽算盡則死之謂也。

注曰人誰不死爲惡不悛以致不終其天年不亦傷乎。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箋曰武陵太守星傳曰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十

中台司中下台司祿周禮疏案天官書文昌宮第四

星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是司命卽三台三

台卽文昌也祭法王立七祀一曰司命皇侃禮疏

侃六朝人以爲文昌第四星非也司命有二楚辭有大

司命少司命七祀之司命乃少司命也在虛北見星

經封禪書荆巫祠司命漢律祠祗司命皆謂少司

命也別詳下注其大司命乃文昌第四星卽星傳之上

台矣張君房雲笈七籤曰北斗九星第五丹元星

天之北斗君主命籙籍上總九天諸籙中統鬼神

簿目下領學眞兆民命籍諸天諸地無不總統陶

宏景真誥曰。鬼官北斗君。乃是北斗之考官。此鬼一官。又隸九星之精。上屬北辰玉君耳。又云。鬼官別有北斗君。以司生殺。蓋上天北斗有所司察。故鬼官亦置此職。是北斗神君亦有二也。竊謂顏超所遇斗君。亦鬼官所置者。非必天上星辰也。事載搜神記漢趙壹謝友人書曰。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則三台北斗之說。其來久矣。

續義曰。周官大宗伯職。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疏曰。案武陵太守星傳云。

三台亦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三台之名。蓋出於此。上台司

命。與下文所云。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者不同。彼司命卽上文司過之神。乃七祀之一。此司命乃三台之一。是天星也。故云在人頭上矣。史記天官書云。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據此。則文昌宮與三台皆近斗魁。自來說天文者。旣以文昌宮之司命爲上。

台司中爲中台司祿爲下台而又以文昌三台皆近斗魁故舉而屬之北斗是謂三台北斗神君矣注曰上台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祿此三台也北斗神君主命錄籍紀者三百日也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

箋曰太上三尸中經曰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爲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造天帝以記人之造罪分豪錄奏欲絕人生籍減人祿命令人速死上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下尸名彭矯在人足中玉樞經注云上尸名青姑中尸

名白姑下尸名血姑抱朴子案易內戒等書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游行饗人祭酌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

續義曰三尸之說不見經傳然葛洪神仙傳三劉根傳載神人韓眾謂根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使人不壽按劉根於漢成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則三尸之說自西漢時已有之矣

日注曰道家所謂三彭也。

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箋曰真誥協昌期曰凡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及言語面會當清齋不寢警備其日遣諸可欲太上律科曰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訴訟羣魔併集以司天下兆人及諸異類善惡之業隨其功過多少賞勞謫過豪分不遺。

續義曰庚申屬金秉西方肅殺之氣故道家忌之太上科律曰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訴訟亦猶王者順秋令而誥姦禁暴也鄭氏注禮記曰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萬物皆肅然改更君子於庚申之日宜體此意恐懼修省洗濯其心以副更新之義此則吾儒之所以守庚申而非止如道家之說也。

注曰道家云三守庚申尸蟲伏七守庚申尸蟲滅人能懲忿窒欲慎言語節飲食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三彭不得持其權又安能勝其口徒區區不睡以守之疎矣。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箋曰淮南子萬畢術曰萬畢人姓名見龜策列傳蓋入公之輩有術一卷漢

涿郡高誘所注見淮南外篇今亾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太平御覽陸

龜蒙祀竈解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

祀之以祈福祥對禪書李少君以祠竈見上如瀆曰祠竈可以致福孫子嚴祭竈請

比鄰陰子方臘曰晨炊而竈神形見因以黃羊祀之段成式酉陽雜俎曰竈

神名隗又姓張名單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

洽察一作祭洽一作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

紀小者奪算故為天帝督使下為地精己丑日日

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

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礪上童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古

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

壤子也襍五行書曰竈神名禪禪單字相近蓋禪讀為單莊子曰竈

有髻司馬彪曰髻竈神也李義音吉杜公瞻引五經異義曰竈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頰字

子郭衣黃衣司馬彪曰著赤衣狀如美女夜披髮從竈中出知

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天人學識思齊六支書各

續義曰竈者先王所列於五祀者也夫人生軀命

所關莫大於飲食而竈則為飲食之所從出百物

之精皆聚於此其必有神焉以主之明矣此先王

之所以謹祀竈也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

融祀以為竈神此說之近古者若乃酉陽雜俎諸

書虛設姓名。羅陳子女無稽之談。近於褻矣。又荀子正論篇。雍而徹乎五祀。卽謂徹乎竈也。蓋專言之則爲竈。通言之則爲五祀。古書多有此例。此言竈神者亦專言之耳。其實五祀之神皆能錄人功過。上白於天。不獨竈神也。金人之銘曰。勿謂不聞。神將伺人。

注曰。竈者五祀之一。去人最近。其神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凡人爲不善於冥冥之中者。以爲人莫我見耳。豈知司過之神在人閒。北斗神君在人上。尸神在人身。竈神在人家。昭布森列。非可誣也。一動念。一矢口。一舉足。可不懼哉。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十五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箋曰。抱朴子曰。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紀算之說。其來遠矣。初學記引河圖曰。河圖洛書共四十五篇。非今所謂河洛也。黃帝曰。凡人生一

日。天帝賜算三萬六千。賜紀二十。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

加七百二十。又云。孝順二親。得算二千。天司祿所

表事。賜算中功。抱朴子曰。紀者三百日也。段成式亦云。

算者三日也。孫思邈亦云。李昌齡傳云。紀之爲說。一云

十二年。此俗說。

一云三百日。算之爲說。一云百日。成

式一云一日。棟謂人上壽百二十。依河圖之說。算

主百年。紀主二十年。合於上壽。則算爲一日近之。

續義曰。諸家言紀者。其數不同。尙書畢命篇。既歷

三紀。世變風移。傳曰。十二年曰紀。正義曰。十二年

者。天之太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

二年曰紀。是一紀十二年。固古說也。雖晚出之書

不盡可信。然古文尙書亦出魏晉間。與此篇之出。

大畧同時。然則此篇所云奪紀者。亦必以十二年

爲一紀明矣。紀爲十二年。則算當爲一歲。歲星太

太上感應篇集傳

七

歲十二年而一周天。是爲一紀。日行三百六十五

日有奇而一周天。是爲一算。

注曰。三百日爲紀。或云一歲。或云十二年。一日爲

算。或云三日。或云百日。抱朴子曰。但有惡心而無

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其實事迹

之惡。皆起於心。故君子必慎其獨。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箋曰。抱朴子曰。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

玉鈴經曰。欲求僊者。當以忠孝友悌仁信爲本。若

行不修。而但求元道。無益也。又云。立功爲上。除過

次之。

注曰欲生其形。先生其心。善惡者。心之所由生死也。大小之過。如非義而動。以下所言皆是。

坳錄于氏贅言曰。太上勸人爲善。開章卽言天地有司過之神。又云錄人罪惡。又云言人罪過。並不說天地有司善之神。錄人功德。言人善行。何也。此其理先聖言之詳矣。大學曰明德。孟子曰性善。曹溪六祖曰。菩提自性。本來清淨。可見人生之初。箇箇皆是好人材料。只緣習氣不好。江河日下。至於今日。無不爭奪之利名。無不貪縱之嗜欲。無不報

復之冤對。無不打算之機關。將普天下打就口舌凶場。是非惡海。人生六七歲。稍有知覺。便見有過之人。十餘歲。嗜欲漸開。便想作過之事。習慣成自然。遂以爲善爲勸。聞奇事。而得過爲固然。竟有自少至老。不曾作一件好事者。前唱後和。彼此趨何自而生。思過念頭乎。此點念頭。他人再替不得。天地鬼神明知其故。但不能教人猛省於無過之先。又不能任人放肆於有過之後。止得按律治罪。細加譴罰。天地鬼神。諒亦痛之惜之。而無可如何也。然此點念頭。畢竟未嘗斷絕。忽然省悟。便思悔

不過既思悔過便不爲惡既不爲惡自然爲善若既  
不爲惡又不爲善人心無此第三條路故太上開  
章言惡不言善言罰惡不言賞善也子曰假我數  
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未嘗云假我數年  
五十以學易可以有大功也所謂只有除翳法別  
無求明方大學之明明德孟子之存之六祖之見  
性都是在自己心地上淘洗得十分乾淨便是盡  
頭工夫不會另添出爲善方法也不思去惡而遽  
思思爲善譬如人自糞溷中出來不取清水沐浴遂  
衣冠見客方且自詡曰我已妝飾齊整矣有不掩  
鼻而過之者乎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六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箋曰薰蕕不同器邪正不並容目不兩視而明耳

不兩聽而聰

荀子

不揆於是非則有多岐之患不審

於進退則有羸角之凶

易

是以君子務以道爲折

衷也

續義曰是道非道卽荀子所謂由其道與不由其

道也太上之禁具於此篇其說見前

注曰道者人所當行之路是則進毅然必爲非則

退介然自守周子曰果而確無難焉

不履邪徑

詳案邪當作哀說文曰哀衰也廣韻曰衰不正也

箋曰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為防姦也

周禮

子之所由有義路有禮門惟其行之卓卓故能履

之坦坦若大道甚夷而人偏好徑老子射邪趨疾鄭

成語橫奔失路楚詞一蹉足時終身莫贖矣

續義曰禮祭義篇道而不徑正義曰正道平易於

身無損傷邪徑險阻或於身有患論語雍也篇行

不由徑正義曰行遵大道不由小徑是方也禮記

正義所說見君子保身之哲論語正義所說見君

子律己之嚴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五

注曰履邪徑而得焉是詭遇獲禽也履邪徑而失

焉是多岐亾羊也君子遵道而行而已矣

不欺暗室

箋曰室有屋漏天有旦明審爾動靜及爾出王

明

苾王如字事無幽而不顯行無隱而不彰是以顏回不

改容於夜浴遽瑗不變節於宵行叶夫惟

瑩靈臺之方寸自能止虛室之吉祥也莊

子

續義曰詩云尙不愧于屋漏毛鄭異義毛云西北

隅謂之屋漏則謂當室之白日光漏入乃室中之

不明處也鄭云屋小帳也漏隱也正義申之曰屋漏

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則謂室中之暗處也。此云不欺暗室。於鄭義爲近矣。歐陽詹暗室箴曰。勿謂旁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扁。神在無形。後之君子。尚懷斯言。

注曰。室自暗。心亦暗乎。人可欺。心可欺乎。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真本賄取人。真附錄于氏贅言曰。進退以心言。當仁不讓於師。是道則進也。見不善如探湯。非道則退也。凡邪徑。必有最便捷。最動人。處使人神往。爲其所誘。不能出矣。不欺暗室。中庸所謂慎獨也。勢之最便而事之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二十

最易者。莫如欺暗室。暗室有二。有形之暗室。暮夜是也。踰牆之處。子梁上之君子。所恃者暮夜耳。無形之暗室。方寸是也。險而至於腹劍。妄而至於囊算。所用方寸耳。暮夜之欺。欺人。方寸之欺。自欺。而同歸於欺天。此善惡真關頭。學道真本領。如人身萬病之根本也。知此病者。一言藥之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積德累功。

詳案累當作糸。說文云。糸。增也。

箋曰。無憤憤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絲絲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大戴禮。蓋德不積。不崇。功不累。不廣。積

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矣。荀子

續義曰。周禮注曰。在心爲德。尙書正義曰。據其勲業。謂之功。然則德功一也。分內外言之耳。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潛夫論曰。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其在周易。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正義曰。地中生木。始于豪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謙而

注曰。有得於己爲德。有益於人爲功。德必積而後高。功必累而後大。心必誠而後德能積。功能累。善。附錄于氏贅言曰。忠恕謙和。步步存一分厚道。是之謂德。放出手段。很行方便。是之謂功。積如積穀之積。一日滿。一日累。如累土之累。一層高一層。功德本無兩途。積累約有四種。極與世人聚財相似。無所求而積累者。如富翁勤儉治生。賈埒陶白。一錢不用。然舉天下梓澤蘭亭。燕姬吳女。照十乘之明珠。高數尺之火樹。無不踵門求售。以他人不能出善價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唐之房杜姚宋。宋之



韓范富歐是也。有所求而積累者，如貧人心愛一物，欲買無資，減衣省口，今日積一錢，明日積五分，待至價錢如數，所買無不獲者。若欲別買他物，又須重新積起。近今之人，有行之者，袁了凡之三千功求舉人，三千功求子，一萬功求進士是也。其或祖功宗德，少年顯達者，如陶朱公少子，生長富貴，既不知財所從來，未免過於揮霍，揮霍莫能禁也。其如有時用盡，何稍一撙節，終身素封矣。至於根本，本來涼薄，生平又多過失，窮而思返，愧悔洗心者，如窶人兒生，無立錫之地，又因少年孟浪借債，妄費，迨至衣食不周，逋負叢集，無可奈何，忽然提起精神，學作人家，索債者見其如此，反不便十分催促，不消幾時，漸漸豐裕，迨其久也，囊有餘金，倉有餘粟，雖極重利錢，不難一時算清，一手兌足，債主亦歡然而去，還債既完，餘者皆爲己所受用，無所不可矣。世人日日憂貧，卻日日揮金如土，無乃非長算乎。

慈心於物。慈心卽不忍之心，物兼人物言。

箋曰：毛之在躬，拔之則痛。周書指之在臂，斲之則啼。

壯子身且如此，物亦宜然。本之爲慈，推之爲恩施，諸

民則爲仁。及於物則爲愛。皆心爲之也。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漢書仁者之壽考。美意之延年。荀子非

其驗歟。

續義曰。左傳正義曰。慈者。愛出於心。恩被於物也。此卽慈心於物之謂。荀子曰。物也者。大其名也。春

秋繁露曰。物也者。洪名也。然則物之所包者。廣兼人物而言之矣。

注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慈爲三寶之首。

忠孝友悌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

箋曰。臣之事君。無逃於天地。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莊子兄弟者。其初一人之身也。蘇洵語臣忠子孝。兄

友弟悌。所謂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雖然。吾竊謂君子之道。四教孝爲先。天下之大戒二。莊子

安親爲始。孝經緯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春秋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未有孝而不忠者也。書

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未有孝而不弟者也。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荀爽對策而當時人才特

盛。忠孝成俗。非崇本之效歟。

續義曰。臣忠子孝。兄友弟悌。人道之大經也。雖然。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爲五倫。茲於五倫舉其三。何也。曰。三綱之中。君臣父子爲重。六紀之中。兄弟爲親。人能盡忠孝友悌之實。則於三綱六紀無不處之得宜。而百行固已備矣。

注曰。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遂有欺君而不顧者矣。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好貨財。私妻子。遂有忘親而不顧者矣。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聽婦言。乖骨肉。遂有鬪牆而不顧者矣。誠能去人欲。全天理。藹然爲忠孝友悌之人。則大本立而

萬善生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

附錄于氏贅言曰。道書云。世人學僊。雖歷劫修行。未易成就。惟大忠大孝。命終之日。立證僊班。如顏魯公。旣殉李希烈之難。數年後。其鄉人見公於羅浮山頂。命寄家書。書至。有老蒼頭發視。手蹟宛然。啟棺寂無所有。此大忠而證僊者也。明世宗朝。建金錄大醮。主法張真人。伏壇奉表。自子至午方起。上問故。曰。此表須經文昌府。因左右二僊官不到耳。問僊官何人。曰。孝子姜詩。董永是也。此大孝而證僊者也。夫人不忠不孝。則天刑國法。俱在不赦。

之條而盡忠盡孝。上天眷祐如此。天下豈有不願得僊之人。乃不肖依此簡便良方。鍊成九轉大還丹乎。嘗疑忠孝乃臣子本分內事。何以食報如此之隆。只緣此二字。人人曉得。人人作不得。身登仕籍。未免富貴蕩其心。年既長成。未免妻子分其愛。若將君父之恩。想到親切著實處。雖欲不忠不孝而不忍矣。爲臣者。想人生爵祿名位。雖吾命所應得。然此是何人掌握。何人付與之物。在朝廷一視同仁。固非有私於我。然豈私恩當感。公恩遂不足感乎。世間朋友往來。受人一扇一鑪之惠。則必感而思所以報之。今受人之巍科高第。紫綬金章。而略無分寸酬答。無乃太薄情乎。不但已也。士子讀書不遇農工商賈艸野謀生。目不見九重宮闕。似無君恩可言。然試思一方之地。萑苻竊據。亡命弄兵。則淫殺虜掠。朝不保暮。非賴朝廷之兵甲威福。殄滅而安全之。亦安能令四海之內。居者朝起夜眠。田廬無恙。行者牽車放櫂。水陸無虞。坐享太平之福。安家樂業。以長子孫如此也。卽使追呼徭役。供頓艱難。不猶愈於刀槍隊裏逃生。風鶴聲中奪命乎。念及此。則儆夫牧豎。織婦耕夫。處處皆君恩。

時時皆帝力。何況讀書食祿之人。不識一箇忠字。亦可以少愧矣。爲子者。想父母生我。何故有不孝者。只緣天下有溺愛之父母。亦有不慈之父母。而從無望報之父母。於是人子之心。以其不望報而遂安焉。不報矣。報親之法。無有窮盡。然就常情論之。畢竟以奉養顯揚二事爲主。奉養之道。各隨其力。總計天下父母。大約富貴者十一。而貧賤者十九。人到中年以後。精神漸倦。嗜好必漸多。而謀生亦必漸拙。所恃者。剗下少年爲之料理耳。若聽其有求不得。有謀不遂。而感嘆歎歎。不亦大可憐乎。

貧人奉養。亦非難事。父母旣處寒微。眼界本來不大。布素衣裘。時新食品。隨意一物。皆可娛親。所費原自無多。得之已生歡喜。況人雖極貧。極苦。未有終歲無一錢之入者。但能先儘二人之用。而後及其身。而後及其妻子。卽竭力之道也。若夫富貴之家。卽將父母所遺之物。還以奉之父母。不過略費一番調度體帖。而猶不肖効此微勞也。不但不仁。亦太不才矣。顯揚之事。全要仰體父母望子之心。人間名利。雖非可必得之物。然爲人子者。卽讀書而頻年下第。力田而累歲凶荒。貿易而連番折本。

而苟能刻苦埋頭努力。胼胝盡心營算。置其身於可貴可富之地。使父母意中常作一作封翁作財主妄想。亦是養志之一訣。爲人子而使父母無想之可矣。則其心痛矣。每見弟兄眾多。家庭不睦者。輒謂父母偏愛。或謂父母勢利。夫偏愛必有所以可愛之故。勢利必有所以勢利之故。堂堂男子。何不發憤爲雄。使父母偏愛及我。勢利及我。而反怨勝己之兄弟乎。嗟乎。子生三年之內。懷中提抱。口內含餵。與父母何等親切。偶然他人抱去。即便啼哭。思親乃日長一日。日疎一日。不但天性漠然。甚至反生許多求全責備。父母之爲父母也苦矣。正己化人。

箋曰。表曲則影邪。源清則流潔。其身不正。而能化及天下者。未之有也。素書曰。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是故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也。續義曰。正己者。自修之學也。化人者。成物之功也。未有不正己而能化人者也。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正人也何有。又曰。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故正己化人。事相因也。荀子曰。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化人者。豈必相督責哉。

子夏曰。帥人以正。孰敢不正。莊子曰。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注曰。以忠孝友悌之事盡之。己是謂正己。使天下之人皆爲忠孝友悌之人。是謂化人。己不正則人無由化。正己而不能化人。則己之責亦未盡。正己者所以體天地生我之心。而不敢褻也。化人者所以體天地生人之心。而不忍棄也。

矜孤恤寡

箋曰。藐孤之意。曾不知悲。恤緯之心。每懷無告。是以君子之絜矩。務在恤孤。先王之啟監。至於屬婦。惟施恩於不報。其利博哉。知發政之必先爲惠大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

續義曰。鰥寡孤獨。先王發政施仁所必先。而太上之教。首及矜孤恤寡者。幼而無父。老而無夫。尤可憫也。管子入國篇有恤孤之法。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腠勝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其法詳善。後世可仿而行之。又有合獨之法。其意亦主於恤。

寡然云取鰥寡而合和之。子田宅而家室之。則古今異宜。非可施於後世。  
注曰。矜恤。不是虛存此心。隨吾力所能及。而周給之。保護之。使孤子得遂其生。寡妻得全其節。善莫大焉。

敬老懷幼

箋曰。貴老。謂其近於父也。慈幼。謂其近於子也。  
禮舉斯心。而加諸彼。乃謂推恩。已不欲而勿施人。方能行恕。蓋老安少懷之志。天子非有餘。匹夫非不足。惟力行何如耳。

續義曰。古者天子巡守。先見百年者。晉悼公之霸也。年七十者。公親見之。僂曰。王父。天子諸侯且然。況庶人乎。是故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凡以明敬也。至懷幼之文。本於論語。孔注曰。懷。歸也。於義未密。里仁篇懷德。懷土。懷刑。懷惠。孔注並訓爲安。此亦當同。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變文以成辭。懷亦安也。夫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君子之於牛馬如此。而況於人。故老宜安。少亦宜安。據周官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以下。六十以上。野自六尺以下。六十有五以上。皆不給公上之事。是卽



老安少懷之義矣。

注曰敬所當敬無侮老成人懷所當懷無弱孤有幼此不敢不忍之心也。

昆蟲艸木

猶不可傷。昆蟲也。古文作蝮。從二虫。蟲之總名也。

箋曰帝舜使伯益掌艸木鳥獸而命之曰汝作朕

虞

書蓋以萬物爲一體也。艸木有生而無知。昆蟲

有知而無義

本荀子

而皆秉天地之大德而生。是故

蟲舍蚺蝮山不槎蘖

魯語

聖王以之立政。啟蟄不殺

方長不折

禮

君子以之律身。

續義曰商書曰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

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賈子曰文王之時德及鳥

獸洽于龜鼈咸若。蓋古帝王澤及萬物類如此。是

以魯里革之告文公也。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

禁鯤鰠獸長麋麇鳥翼穀卵蟲舍蚺蝮蕃庶物也。

抑又聞之穀梁子曰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昆蟲艸

木其細已甚而猶不可傷餘可知矣。孟子曰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循其序而言也。太上曰昆

蟲艸木猶不可傷舉輕以見重舉小以例大也。

注曰昆蟲至微艸木無知猶不可傷而況人乎。所

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宜憫人之凶

詳案憫古作閔說文云閔弔者在門也

箋曰惟狂未聞克念

書

遂入禽門

言

怙惡莫有悛

容流爲凶族第思饑年之多暴非天殊於降才夜

氣之梏亾是豈人之本性是故作凶事爲凶人

左傳

常人之所畏也賢人之所惡也聖人之所悲也

注曰人之凶惡者或氣質之偏或習俗之失迷其

本性而不自知宜悲憫化導之不當忿疾于頑

坳錄于氏贅言曰凶者凶惡之凶非吉凶之凶也

凶人未有不得禍者故可憫憫之奈何勸之而已

勸之奈何婉言開導勸也危詞警戒勸也不得已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

而痛加懲責亦勸也有勢則以威行無勢則以智

誘要在於至誠感動而已桐城姚司寇曰人能勸

一庸人爲善世上便多了一箇好人能勸一惡人

爲善則世上少了一箇惡人又多了一箇好人其

功更倍昔杭州某生才而狡專陰謀取利尤惡釋

道二教偶游靈隱寺值某禪師升坐說法遂酌酒

大罵師下坐獻果茗甚謹猶罵不已師俯首遜謝

俟其酒醒取所藏鑑畫置几上曰聞秀才好之願

以爲贈其人色稍和受而去亦不甚謝師復遂之

出山行三里許猶不宥別其人始訝而問故曰老

僧捨不得秀才問何爲捨不得曰秀才如此美才老僧何忍大開兩眼看秀才入無間地獄其人不覺感悟盡改所爲此真能憫人者也若與善人相遇則初見既無機械久交又可輔仁何樂如之至於鼓舞之偁揚之更不待言矣

樂人之善善歸其中

箋曰君子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善亦樂人之善

也大戴禮龐士元拔十失五猶足爲歡孔文舉去短

偁長尙堪同調俱見本傳唯秉彝之良不異斯懿德之

好無私鶴之在陰自相鳴和易蘭之同臭易豈有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

差池左傳宏長道業其在斯乎

續義曰善與凶對則善猶吉也說文曰善吉也是

其義矣易傳曰吉凶與民同患此卽憫人之凶樂

人之善之意言同患不言同樂從一而省耳韓非

子曰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

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

也鄭康成注儀禮曰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

成之有凶事則樂與賢者哀戚之是聖人制禮亦

本此意以爲節文而已

注曰爲善最樂其在人也猶其在己也物我無閒

善根深而善量廣矣。

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箋曰：枯魚在肆，仰升斗之無由。莊子窮鳥入懷，望彈

丸而知畏。趙壹物猶如此，人何以堪？雖君子之固

窮，論語相賙爲義，唯善人之在患，弗救不祥。晉昔人

所云：飢食而寒衣，墨子生死而肉骨。左傳非仁心爲質

者，漢書曷能如此哉？

續義曰：此卽所謂憫人之凶也。論語曰：君子周急

不繼富，以急對富言，則急者謂不足於財也。禮記

季春之月，賜貧窮，振乏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

暫無謂之乏絕，雖有長暫，其急則同，皆所宜濟也。

危則以事言之，周官大司徒之職，五族爲黨，使之

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相賙者，濟人之急也。相

救者，救人之危也。然古人之辭，多互文見義，非黨

之人必不相賙，州之人必不相救也。

注曰：貧無以自存，謂之急，難無以自解，謂之危。濟

之救之，隨分自盡，一飯可以活人，不待有餘財，片

言可以生人，不待有餘力。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箋曰：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

若已有善見人有過如已有過此有虞氏盛德也  
皆見尸子夫舜之立心如此所以和五典而無違教賓  
四門而無凶人亦思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  
亦若是而已

續義曰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而不冝索曰  
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  
荆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夫至無人之  
見存則人之得失與己之得失尙何異視之有故  
其始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其繼也樂  
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不二感應篇集傳一

三

注曰見人得意當生歡喜心不可生媚疾心見人  
失意當生憐憫心不可生喜幸心視人如己則心  
平矣

增錄于氏贅言曰得失分兩種地位看局內之得  
失譬如兩人同試瑣闈一人登第得者不自喜而  
但悲其友之失失者不自悲而但喜其友之得此  
非人情不可爲訓但能獲雋者不驕被黜者不怨  
足矣局外之得失如人並不進場乃見人之登第  
而忌見人之下第而喜而其人初非與我有隙者  
則吾不知其何心也推而至於錙銖絲粟之事莫

不皆然。諺云：憂人富，自怕窮，無非嫉妬之心爲之也。佛氏之教人也，曰：推倒人我山，鑿開煩惱窟，吁！豈易言哉！

不彰人短。

箋曰：蓋失數美。左傳人之恆情，是故接物之道，不貴

其能察，貴其能容。君子賢而能容罷，音皮知而能容

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褻。荀子惟有容而後知德

之大也，惟能容而後知量之遠也。

續義曰：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吾聞與人交，推其長

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然則彰人之短，豈君子歟。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

抑又聞胥臣之告晉文公也，教者，因體能質而利

之者也。臧施直鑄，邁條蒙瓊，侏儒扶盧，矇瞍修聲。

聾聵司火，淮南子，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

之跖，鑿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偃者使之

塗，是古之君子，非惟不彰人短，抑亦善用人短矣。

注曰：人非聖賢，安得每事盡善，故寸有所長，尺有

所短，隱而不彰，所以全人之名。

不衒己長。

衒說文作衒，行且賣也。

箋曰：人各有能，物各有伎，深則藏，淺則露，舒張買

物，劉逵語行而且賣，說文市人皆掉臂而不顧，史記乃知

一得之不足備偏長之不足恃也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史記矧技能非全才尤當宏此遠謨也

續義曰周單襄公曰君子不自備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斯言有旨哉越大夫石賈曰衛女不貞衛士不信說文曰衛行且賣也安有君子之守身而爲負販者之行乎禮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注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況急於自衒其所長亦可知已是以衣錦者尙絢襄玉者被褐坳錄于氏贅言曰天下之最可恨者莫如人彰我之短我有短而我不自知彼肆意譏誚我心亦不服我而自知其短方且慚愧揜覆之不暇而彼復戲談而樂道之有不切齒而去者乎天下之最可厭者莫如人衒彼之長人有長而我不知之彼雖滿口矜誇我心亦不信我而既知其長方且豔羨忌嫉之不暇而彼復鋪張而揚厲之有不掩耳而走者乎庸人之情大都如此最足招尤故宜痛

戒卽有喜聞已過之賢者亦但可以規本人而不  
可以告他人卽有自愧弗如之賢者亦但聽彼之  
服我而我不可自言此中用力處無他常將入已  
二字反照而靜觀之自不覺見人之短而思護見  
己之長而愈謙矣善亦豈唯浪語乎入已  
過惡揚善易大有之詞  
過猶匿也

箋曰火天之象無所不照大有之義無所不包君  
子法卦象以察物而分善別惡人無遁情師卦義  
以容人而過匿衰揚人皆喻志公此順天休命之

道也

說本  
王弼

大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七

續義曰隱惡揚善舜之所以爲大知也說苑曰言  
人之善澤於膏澤言人之惡痛於矛戟是以孔子  
之告子貢也曰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  
己受之其在周易過惡揚善著於大有之象正義  
曰大有包容之義故君子象之亦當包含夫過絕  
人之惡念發揚人之善心是卽所謂君子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惡者非但包含而已

注曰惡則過之而弗宣善則揚之而弗蔽率天下

之人爲有善無惡之人所以順天休命也

推多取少

推吐雷反曲禮曰分毋求多雲笈七  
籤老君崇百藥曰推多取少是一藥



箋曰讓德之主也爭亂之端也魯國男兒尙和梨

小孔融安邱博士豈識羊肥甄宇當由欲者不多是以

取之忘少本世說知此者可以息爭可以興讓

續義曰晏子曰富如布帛之有幅焉吾不敢貪多

所謂幅也旨哉言乎能守此戒人不厭其取矣齊

人與子雅邑舜多受少當時偁其忠管仲與鮑叔

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爲貪知其貪也然此

乃豪傑踈弛之風非士君子之行矣叔向賦獵功

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以此處人則可以此處已

猶未也曲禮曰分毋求多此則君子所以自處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五

昔邾婁叔術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

曰不可三分之曰不可四分之曰不可五分之然

後受之是以見貴於春秋雖然推多取少者人之

道也揅多益寡者天之道也故老子曰既以爲人

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和謂其意若與與與財

注曰分毋求多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淵其原夫寶

附錄于氏贄言曰財之爲物天地元氣也堯舜之

治不過阜財平天下之道不過曰理財人生世上

非財不生自王侯以至於庸奴皆以財之多少分

養之豐儉自簞食瓢飲以及明珠白璧皆以財之

多少分價之氏昂自父母妻子以至萍水相逢皆以財之多少分情意之親疎厚薄況人之嗜好各有不同至於財自沙漠苦寒之地以至海洋蠻獠之鄉有不愛財之人乎始生卽需襁褓旣死又需棺槨有不用財之日乎惟其爲必不可少之物則有必不能多之數天下之財無窮無盡而一人命中之財不可增不可減此理之顯而易見者也用財之性各有其偏慷慨者一擲千金鄙吝者一毛不拔廉潔者卻之於昏夜貪橫者攫之於白晝夫慷慨之與廉潔固皆美名然慷慨而過則牀頭盡

而不可繼矣廉潔而過則晨夕缺而俯仰怨矣若鄙吝與貪橫相較所去甚遠鄙吝者不過識見淺陋錙銖如寶如蜂之護蜜如狙之藏果如稚子之懷餅餌豪不冒分以與人然尙是自保其所有故人極厭之而天不甚怒之貪橫者欲得其所本無則有不可限量者貪心一熾終無滿期如魚吞舟如蛇吞象兄弟爭而相鬪朋友爭而相讐以至強賊之殺人墨吏之枉法姦臣之賣國皆貪之一念爲之也篇中於貪財之禍危言申戒不啻再三然戒人之妄取而直教人以不取則又必不可行故

拈出多少二字使人隨宜斟酌以爲取財之正道也多少之數本無定衡貧者得一金不以爲少富者得萬金不以爲多廉者當得百金而止得十金不以爲少貪者當得百金而竟得千金不以爲多惟平心公道度量吾應得之數而取之不過其分卽取少之法也大而居官之廩奉小而傭工之酬直莫不皆然然人心患少望多自然之情但能隨緣領受不起爭競校量已自不惡乃太上使人見多而反推之何爲此不近情之論也噫有說矣財之來也其源不一眼前可取之財未必非吾命中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聖

所有然冥冥定數畢竟無從稽考萬一非吾命中所有則漏脯鳩酒其可飽乎故莫如推之非吾命中所有而推之固可以免過矣是吾命中所有而吾誤推之彼必將他途再至慎勿不能忍而孟浪於眼前也此在富貴者猶易而在貧賤者更難知其難而力爲之使鬼神鑒此一點不敢孟浪之心則雖地處艱難當不至有不聊生之苦信得真守得定則取少之道卽致富之道也

受辱不怨

老君崇百藥曰受辱不怨是一藥

箋曰以白造緇曰辱

鄭氏儀禮註

身本潔白而隨以污

辱呂宜其怨矣雖然有義辱者有勢辱者犯分亂

理辱由中出謂之義辱詈侮掉搏辱自外至謂之

勢辱荀義辱爲辱勢辱不足辱何怨之有夫惟不

怨是以寡怨荀

續義曰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

其次不辱辭令辱固君子所不受乎雖然韓非有

言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彼伯

王且然況士庶乎說苑曰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

存君子自有良貴外物之辱非辱也何怨之有齊

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肚子從而叱之唾

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

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

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

乎衢三月不得卻而自殺斯人也謂之志士則可

矣非君子之道也呂氏載之春秋斯爲戰國之書

注曰我無取辱之道直詘於不知己耳何怨之有

若辱由自取正當動心忍性發憤自強怨人何爲

附錄子氏贅言曰謹案涅槃經言昔有一人讚佛

爲大福德相或曰何以見之曰打亦不瞋罵亦不

怒非大福德相乎今人不知此爲福德相而本身

恥之曰受辱。傍人鄙之曰軟弱。此瞋心所以日熾也。不知辱不辱在彼。受不受在我。聞諛言而喜。是受諂也。聞詬言而怒。是受辱也。心能不受耳。聽何傷。如火燒空。如風吹地。人當受打受罵時。但自念曰。彼來成就我福德相矣。榮莫甚焉。何怨之有。受寵若驚。

箋曰。高位實疾顛。

漢書同

厚味實腊毒。

厚味驗重祿以上見周語

子家懷思於魯。人亦謀之。公子懼。選於秦。天所贊也。左傳蓋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晉語雖危

而無咎者。其三之乾乾乎。以恐而致福者。其初之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望

號號乎。易

續義曰。老子有寵辱若驚之文。孔穎達於周易正義申其說曰。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斯言殆失之淺乎。誠如是也。患失之鄙。夫能之矣。河上公曰。處高位如臨深危。貴不敢驕。富不敢奢。吾有味乎其言。注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寵至益戒。惕然若驚。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施恩不求報。

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謂太上之世。施而不思報。其次謂三王之世。施

則望報也。老君崇百藥。曰施不望報。是一藥。詳案施子之施。古作岐。說文云。岐。載也。施。旗兒。非此義。

箋曰。此太上之行也。天地有覆載之恩。父母有鞠

育之恩然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者  
三國志以天地之量大父母之情深也太上具天地

父母之心奪之不以為損予之不以為益愛之不  
自以為仁利之不自以為義所謂下知有之者也

其次奪之知損予之知益愛之為仁利之為義所  
謂親之譽之者也七經小傳

續義曰莊子曰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古者施  
於人而不得其報曰沈得報曰浮故管子曰沈浮

與示輕財也施恩求報何其視財之重歟施而不德  
宋樂氏之風君子所宜取法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聖

注曰施所當施豈望報乎全吾不忍之心而已

與人不追悔

箋曰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蓋為益之大莫大

於信為惠之大莫大於心王弼注益而有孚惠而以

心何悔之有唯不追悔是以無悔吉又何之矣

續義曰說苑曰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既以  
與人何悔之有孔子曰有而不施窮無與也誠念

及此自無悔矣

注曰當與本無可悔既與亦不必悔心無係吝則

光明矣

增錄于氏贅言曰。古來施與當厄而食報非常者。不可枚舉。然皆是天相吉人。冥冥獲福受恩之人。何嘗必報。稍存求報之念。則善心全是私心。稍動追悔之思。則好意反成惡意矣。嘗思禽獸猶知報恩。焉有受人恩而不感之理。不知天下最難堪者。莫如德色。德色一露。感者生慚。露之不已。慚化爲怨矣。昔有捕盜吏。曾救一人之命。後其人漸富。而吏轉貧。偶過其家。舉家出拜。留飲極恭。吏酒酣大言曰。汝非吾力。則妻子婢僕及目前所見之物。何一爲汝有。今汝富而吾反貧矣。何哉。言訖。遂宿於其家。其人計曰。彼望報之心太奢。報之不能滿其意。不報禍必及我矣。不如殺之。遂縲其首。嗟乎。救人之命。反以自殺其身。彼人之凶惡固無論。而吏亦豈能無罪哉。可爲炯戒。

所謂善人。

箋曰。禹偁善人。

左傳

爲無惡也。

論語

行惡見樂。爲惡

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爲善未熟。至

其善熟。自見受樂。

成實語

然則季氏之惡已熟。

漢書五行

志

其中必苦。

國語

東平之善最樂。

後漢書

亦在乎熟也。

續義曰此言善人卽下文所謂吉人吉與善同義  
說文曰善吉也吉善也  
注曰善人不自知其善也實至名歸耳

人皆敬之

箋曰人無有不善善人者民之望也君子見而改  
天容小人聞而革面敬人者人恆敬之盛德之所致  
也

續義曰禮記少儀注曰恭在貌也敬又在心然敬  
亦未始不以貌言皇侃曰肅肅悚悚是爲敬心拜  
伏擎跪是爲敬迹古之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儼然人望而畏之故曾子曰交而不見敬者吾必  
不長也子夏曰敬人以禮孰敢不禮

天二感應篇集傳一

皇

注曰孟子曰敬人者人恆敬之揚子曰人必其自  
敬也然後人敬諸善人能自敬者也能敬人者也  
天道佑之

箋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郎顛引易云亦見太公金匱及說苑金人銘

善人天地之紀也

左傳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繫辭

續義曰鄭康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

古書言天道皆主吉凶禍福而言故國語曰我非



瞽史焉知天道。佑之言助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國語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既為善人，則天道自佑之矣。

注曰：天之所助者順也。

福祿隨之

箋曰：福者，天所錫也。祿者，人所受也。好德錫福。

令德受祿。詩：天之道也。

續義曰：詩：穆木篤福履，綏之福履將之，福履成之。

毛傳曰：履，祿也。然則福履即福祿。古今語耳。此言

福祿隨之，義本於詩。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祿者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聖

錄也。上所以敬錄，接下所以謹錄。事上人，君以

保王位為福祿，下民遇善時亦曰福祿。詩：正義言

之詳矣。

注曰：書：紀五福，詩：詠百祿，為善之報，如影隨形。

眾邪遠之。

遠于萬切

箋曰：義厭伊葉切不惠，德勝不祥。鬼不神於有道。

老妖不作於守常。左傳乃知庶疫剛瘳。剛，卯，中文。不

在逐彪。古魅字之穀改。音亥而在制行之直方也。穀改

大剛卯也。辟邪之印。以玉為之。見說文。

續義曰：賈子曰：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是正

與邪相反也。古之君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然則邪惡得而干之。晉文公見大蛇當道，退而修政，而蛇死。漢武帝使越巫詛董仲舒，而越巫斃。是以淮南子曰：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邪不勝正，自昔而然。酈道元謂曾參所居，梟不入郭，非虛語矣。

注曰：邪不勝正。

神靈衛之。

箋曰：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唯仁是福，唯德是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聖

依。

皆見左傳

昔者三苗之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天神

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

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

見隋巢子

是其事也。

續義曰：曾子天圓篇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是神靈分屬陰陽，然義亦相通。故靈臺篇毛傳曰：神之精明者，侷靈。古之君子，制行合於神明，自有受福於神之事。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

注曰：神依人而行。

所作必成。

箋曰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何休公羊注

名將成而物敗之者僞也有所欲而天必從者誠也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徐幹中論

續義曰語曰善作者不必善成非作之難成之難也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韓非子曰夫緣道理

以從事者無不能成西晉王

注曰无矣之往得志也諷於天復於地

神僊可冀

箋曰抱朴子曰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

之吉惑人之苦苦疑當作凶謂凶事也周人之急救人之窳

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疾妬勝己不嫉諂

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僊可冀也以上抱朴子文王陟而在上詩歿爲明神賈誼傳黃

帝合而不死史記去而上僊莊子豈虛語哉六經

續義曰神僊之說不見於經傳然秦漢間相傳有宋毋忌正伯僑充尙羨門高之流則知古有此說

矣神僊非有異術惟以仁義爲本是以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游逍遙之虛

注曰神僊者不死之名善者心之生道也彼見善不爲者心已死矣尙冀形之長生乎

欲求天僊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僊者當立三百善

箋曰天數十二左傳言一千三百非其次三當爲二

字之誤也抱朴子曰聞之先師云僊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玉鈴經鈴疑作鈴曰人欲地僊當立

三百善欲天僊當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

善數耳以上皆抱朴子真誥甄命授曰積功滿千雖有過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吳

故得僊功滿三百而過不足相補者子僊功滿二百者孫僊子無過又無功德藉先人功德便得僊所謂先人餘慶其無志多過者可得富貴僊不可冀也

續義曰一千三百當作一千二百惠氏已訂正矣抱朴子曰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游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然則仙之一名有此三等古仙字作僊從𠄎𠄎𠄎升高也其天僊之謂乎今僊字作仙從人從山其地仙之謂乎夫自來言神僊者不過坎離吐納之

功金石服餌之術而此篇獨以積善爲基可爲知本矣

注曰知求僊以立善爲本庶不爲方士所惑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五

此篇言之下乃辨言之真揚高貴不見其益有地  
而大慶壽祿壽不見其貴有時而感與感果復不  
知其後有時而用乘義貴聖不知其惡有時而  
此篇言之下乃辨言之真揚高貴不見其益有地  
而大慶壽祿壽不見其貴有時而感與感果復不  
知其後有時而用乘義貴聖不知其惡有時而  
此篇言之下乃辨言之真揚高貴不見其益有地  
而大慶壽祿壽不見其貴有時而感與感果復不  
知其後有時而用乘義貴聖不知其惡有時而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第一竟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第二

元和惠棟箋 德清俞樾續義 歸安姚學棗注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背音佩

箋曰自此至殺龜打蛇皆承上大小數百事而言

此統言之下乃析言之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

而大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積德累行不

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凶

枚乘語然則何以辨之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

基絕其胎禍何自來

同上

續義曰淮南子齊俗篇曰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管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一

子心術篇曰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是義之

與理一而已矣故禮記曰理者義也非義而動其

動也必不中乎理矣背理而行其行也必不合乎

義矣

注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非義而動

則所以檢身者疏矣背理而行則所以應事接物

者乖矣此下所言過有大小皆當避者

以惡為能忍作殘害

箋曰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功

以聚斂為良此中行氏所以先凶也

新序淮南子

韓商

之道用民也殘養民也狹施之於亂世可以徼利  
事平則受其禍矣馮班昔人譬之廊革者廊之大則  
大矣裂之道也淮南子

續義曰說文曰能熊屬足似鹿能獸堅中故偁賢  
能而強壯偁能傑也漢書注亦云能本獸名形似  
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  
謂之能然則能之得名本從獸而移之人夫人之  
異於禽獸以其存心也猶是勇敢強有力用之禮  
義則爲善用之爭鬪則爲惡以惡爲能則仍是獸  
之能而非人之能矣

大上感應篇集傳二

二一

又曰古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  
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遠庖厨也夫於禽獸且然  
況於人乎乃以殘害之事而忍作之充其量必至  
如孟子所謂嗜殺人而後已桀縱虎入市以觀其  
驚紂生燔人以聞其臭晉靈公從臺上彈人以觀  
其避丸北齊後主置蠍浴斛使人裸臥觀其宛轉  
號叫爲樂千古忍人如一轍也

注曰濟惡者不才乃自以爲能乎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乃作殘害而不顧乎噫其陷溺深矣

附錄于氏贅言曰以惡爲能四字乃千萬世大小

惡人受病之根也。故列於諸惡之首。人雖極愚。未  
有甘爲惡人者。人雖極愚。未有不欲爲能人者。止  
緣錯認能字。所以愈作愈差。其始也。曰能人有用。  
不能人無用。能人有人畏懼。不能人受人欺侮。迨  
其久也。亦自知其爲惡。遂儼然以惡人自居。而不  
諱。而文之以美名焉。貪者以勢陵術制。多得人財。  
爲能。而美其名。則曰智謀。狠者以強梁雕險。陷人  
害人爲能。而美其名。則曰辣手。淫者以行姦縱欲。  
誘人妻女爲能。而美其名。則曰風流。佞者以逢迎  
欺詐爲能。而美其名。曰靈利。讒者以造言生事爲

能。而美其名。曰口才。諸如此類。不可殫陳。鬪豔爭  
奇。以此相尙。爲者居之不疑。聞者習爲佳話。於是  
偶有一二無智謀。無辣手。不風流。不靈利。無口才  
之人。未有不笑指爲入世之棄材。而趨時之廢物  
者矣。及至事往報來。蓋棺論定。能人多矣。而今安  
在哉。嗟乎。吾勸世人。不如暫屈爲棄材廢物。而自  
向到底一著處。作工夫。爲淡而有味。穩而不敗也。  
又曰。大而屠戮人民。小而傷殘蟲鳥。皆殘害也。人  
皆有不忍之心。何以忍作殘害。須知忍字病根。亦  
從以惡爲能。生來長平一坑四十萬。不過欲見其



善戰之能來俊臣定百脈突地吼等刑不過欲見其折獄之能庖丁所解數千牛亦不過欲見其奏刀之能也去其能心有不惻然動念者乎

陰賊良善

箋曰伯宗晉之善人而三郤害之郤宛楚之良也

而無極讒之陰賊之禍烈矣然長魚偽訟而郤氏

尸朝進胙興誦而費氏族滅

俱見左傳

天怨不旋日人

怨不旋踵

韓詩外傳

信哉

續義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良善之人而賊害之非賊仁賊義之尤者歟荀子修身篇曰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四

害良曰賊蓋謂此矣況賊而出之以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巷伯之詩所深痛也

注曰良善之人不可賊也況以陰謀中之乎爲鬼爲蜮詩人歌之矣

暗侮君親

箋曰萬石俯嘗君食固西漢之家風子通跪讀父

書實東吳之遺教

顧悌

唯敬誠之兼盡斯忠孝之無

虧故戒以勿欺本純臣之事見其不是

陳忠肅語

乃逆

節之階名義大防安得不於此謹之

續義曰古之人不侮鰥寡況有君之尊有父之親

而敢於狎侮乎。說苑權謀篇曰：侮上者，逆之道也。若乃暗行其侮，如鼯鼠之食牛，至死而牛不知，則犯大逆之實，而或反得小忠小信之名，是又侮之甚者矣。

注曰：陽奉而陰違，面從而腹誹，乘君親所不見，而自便其私，所謂暗侮也。君者，臣之天也；親者，子之天也；心者，己之天也。天可欺乎。

慢其先生。

箋曰：先生者，先醒也。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

新書

少年喜謗前輩。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五

新進每狎老成，此何異醉而新寐，殊無足與言者。

平鹽鐵

論

纘義曰：論語馬注曰：先生，謂父兄也。是先生本父兄之稱，推而言之，則長者有德者，皆稱先生。鄭康成注禮記曲禮篇曰：先生，老人教學者。又注儀禮鄉飲酒禮篇曰：先生，鄉中致仕者，是先生之稱，通乎三達尊矣。文選三都賦序李善注曰：先生，學人之通稱，是後世稱先生稍濫，然亦必學人乃稱之，是以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蓋事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豈可

陽致尊崇之名而陰存侮慢之意乎。

注曰先生不專是師。下有悲怒師傳一條凡齒德尊而問道

先者皆是慢所當敬既失長長之心又昧賢賢之

義。

叛其所事

箋曰牛馬維婁。維繫馬也委己者也。委者已者而柔焉。柔服

也公而況人乎。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

毀故主之暴。抱朴子斧鉞刀鋸之民。周語猶知鄙夷而

不屑之甯有輕狡反覆負恩徼利如漢之呂奉先

晉之劉牢之者。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六

纘義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處沙釐以其孥從鼓

子。晉人歎焉。鄭公不名項籍。漢史美之。楚伐陳。陳

西門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安陵君言

先君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

亾子。不得與焉。自此義不明。而朝秦暮楚之流接

踵於後世矣。

注曰下之事上。凡以名分相繫屬者皆是。不合而

去可也。叛則為大惡矣。

誑諸無識。

箋曰。矜不能而教不及。長者之行也。若朝三而暮

四朝四而暮三，名實不虧，而能御眾狙之喜怒，豈所以籠羣愚者哉？莊子其愚我也，子其孽我也，子其盲我也。列子善乎楞嚴經之語曰：眩惑無識，死後當墮無間矣。

續義曰：司刺之掌三宥也。一宥曰不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是無識之人，聖人所尤矜憐也。而欺誑之可乎？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辨者，不在辨而在訥。彼以其無識而誑之者，吾懼其卒矣。君子則不然，不惟不誑之，而且善用之。是以鬼谷子曰：知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七

注曰：無識之人，宜委曲開導之，忍從而誑之乎。

誦諸同學。

箋曰：君子之與人也，面誦其短，而退僂其長。後漢書

蓋責善爲朋友之道，故不厭箴規，如內不相訓而外相誦，非親睦也。家語況明友之薄，而已不得厚，揚

友之辱，而已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戰國策記曰：

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交絕猶然，況投分之友乎。

續義曰：呂氏春秋曰：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

已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乃於同學之人。加之訕謗。此王厚齋所謂蘇秦張儀。同學縱橫。孫臏龐涓。同學兵法。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異乎君子之徒矣。

注曰。同學有過。不面爲箴規。而退相謗毀。是誠何心哉。

虛誣詐僞。

箋曰。詩云。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械日生。而姦僞並起。上下相遁。神奚自

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盤庚

有壽張爲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無伏是故有道

之世。人醞工龐。商樸女重。淮南子上下皆有嘉德。至

治馨香。感於神明矣。日知錄虛而爲盈。或承之羞。誣

善之人。其辭必游。魏懲變詐。垂爲定律。魏分漢律爲詐僞律

見晉書刑法志無載爾僞。心勞日拙。

續義曰。昔孔子思有恆者曰。亾而爲有。虛而爲盈。

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其在太玄禮次三曰。畫象

成形。孚無成。測曰。畫象成形。非其真也。虛誣詐僞。

真何有哉。善乎韓非子之言曰。和氏之璧。不飾以

五采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質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劉晝亦云。紅黛飾容。欲以爲豔。而動目者稀。揮弦繁弄。欲以爲悲。而驚耳者寡。由於質不美也。故強歡者雖笑不樂。強哭者雖哀不悲。則亦何益之有矣。  
注曰。言不信爲虛誣。行不誠爲詐僞。欺人乎。自欺耳。

### 攻訐宗親

箋曰。宗有遠近。同此淵源。親有親疎。無非瓜葛。

出後漢志及獨斷 所當致其敬愛。處以忠誠。若因一事之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九

乖。片言之忤。遂翻然易志。倏爾甘心。甚者加之攻擊。發彼陰私。以此施諸宗。是自廢其本也。

親。是自翦其翼也。左傳捷則非功。敗爲有喪。南史反義

悖德。莫大於是。

續義曰。左傳注。同祖曰宗。楚辭注。同姓曰宗。周官

注。親謂五屬之內。及外親有服者。凡在宗親。理宜

敦睦。乃或肆其攻擊。巧爲訐發。宋左師曰。女喪而

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鄭孔叔曰。失親患

必至。斯言可爲炯戒矣。

注曰。待族人。當以先祖之心爲心。而乃肆其攻擊。

許彼陰私於所厚者薄何所不薄哉孤立無親危  
弱無輔外侮莫禦獨斯畏矣

剛強不仁

箋曰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

戰國策

天爲剛德

猶不干時

左傳

強毅果敢而甚不仁知伯之所以滅

其宗也

晉語

昔人謂不仁之質勝則強猛爲禍梯

志

信哉李昌齡傳曰孔子以剛爲近仁太上以剛

爲不仁言豈相戾哉聖人所取之剛剛於理者也

太上所戒之剛剛於氣者也

天錫此注卽周子剛有善惡之說

續義曰曾是強禦詩人刺焉強梁者不得其死老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十

子戒焉太玄曰君子彊梁以德小人彊梁以力故  
在諡法剛強理直曰武若剛彊而理不直何武之  
有仁者人也相人偶也以人意相存問也人非人  
不濟猶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乃託爲剛正強  
直之名而不復有相人偶之意視天下藐然若無  
足爲者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乎  
注曰不爲剛善而爲剛惡不爲君子之強而爲強  
者之強其無惻怛慈愛之意可知

很戾自用

箋曰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

徑

人好獨

荀子是

以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墨子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舍亂安無爲矣。荀子羸角之羊。窮於進退。焚巢之鳥。終見號咷。雖很戾何益邪。續義曰。莊子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周書諡法曰。不悔前過曰戾。很戾之人。豈足與言。書所謂自用則小者也。

注曰。愚而自用。裁及其身。況以很戾行之乎。  
是非不當。向背乖宜。

箋曰。懷迷罔之疾者。行非以爲是。視白以爲黑。天

地四方。無不倒錯。列子若猶是人也。亦道其常而已。好人所惡。而惡人所好。則拂性適以取災。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則處家適以致亂。是非向背之間。可不審哉。

續義曰。釋名釋言語曰。是嗜也。人嗜樂之也。非排也。人所惡排去也。若嗜所不當。嗜排所不當。排。則孟子所謂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荀子曰。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是非。謂之愚。淮南子曰。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

又曰。古王者之建國也。面朝而後市。示先義而後



利也。天子之立也，鄉仁而備藏，貴長養萬物也。向背之間，如何不慎，一失其宜，季梁所謂北面而持其駕而欲之楚也。

注曰：以是爲非，則宜向而背矣；以非爲是，則宜背而向矣。以此處事，鮮不乖者，以此擇交，豈有當乎？故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虐下取功，諂上希旨。

箋曰：君子之所當撫恤者下也，所當匡正者上也。

以不教殺人謂之虐，以不善先人謂之諂。

膏以課最，豈是良臣，揆主意以扶非。

抱朴子

定非俊

物一事增制，永爲故事之循，一語聳恣，養成在上

之惡，蠹國病民，誰之咎歟。

續義曰：管子曰：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大戴記

曰：功以養民，是古之言功者，皆以利民養民爲主。

未聞虐下而可以爲功也。帝舜有言曰：功成而不

利於民，我弗能勸也。以虐下取功，何功之有。

又曰：莊子漁父篇曰：希意道言謂之諂，希旨猶希

意也。凡工於行諂者，皆善希人意旨者也。故在上

者往往喜之，不知諂之言陷也。上徒喜其諂已，而

不知其陷已也。故荀子曰：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

注曰。民有財而暴斂之。民有力而苛使之。民陷於法而酷治之。以爲見才之地。此虐下取功也。不仁甚矣。君好名。則奉之以名。君好利。則啗之以利。君多欲。則悅之以聲色。以爲迎合之階。此諂上希旨也。不忠甚矣。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箋曰。先軫未報秦施。致罹狄難。子常惟思舊怨。遂

覆荆尸。

左傳

蓋艾人必豐。是爲有禮。

艾報也。周語

舊惡不

念。惟在古賢。

論語

是故大德滅小怨。

左傳

寬身之仁也。

禮

小怨置大德。刑戮之民也。

禮

續義曰。善乎唐睢之謂信陵君也。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反是道而行之。則小人之尤者矣。故崔瑗座右銘曰。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注曰。不輕受恩。是也。受而不感。則薄矣。以直報怨。正也。念之不休。則隘矣。

附錄于氏贅言曰。人生世上。無一日不受人恩者。生則受父母之恩。就學則受師長之恩。富貴則受國家之恩。旅客受主人之恩。僮僕受家長之恩。以至親戚朋友。貧時一金。飢時一餐。皆恩也。一飯之

德必償。范叔究竟是英雄手段。然報恩以力。或有未逮。感恩以心。何可忘之。故太上不責人以必報恩。而惡人之不感恩也。受恩不感。將此後更無恩我之人。而我竊矣。推而至於亂臣賊子。弑父與君。皆不感恩之一念。基之也。烏呼。豈細故哉。

又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大丈夫於此。須大著力量。與之當下銷鎔。不留纖翳。其人而善也者。則當如解狐之得舉。勿以挾讐而蔽賢。其人而不善也者。不妨爲仁人之放流。勿以避嫌而養惡。朱子釋論語以直報怨。所謂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

也。何念之有。況不休乎。昔有某甲與乙有隙。思有以報之。不得。鬱鬱成病。將致不起。乙知之。往候。直抵臥內。百端疏解。甲始釋然。須臾覺喉中作癢。欬出一蛇。長已尺許。使乙不疏解。則甲必齎恨以死。死必爲蛇。螫乙致斃。然乙雖死。其魂魄依然人也。甲則變爲異類矣。不大可哀乎。一切惟心造。可危哉。可懼哉。若君父之讐。又當別論。

輕蔑天民。

天民出王制

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傳

職曰天職。爵曰天爵。民曰天民。秋官司民獻民數。

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重之至矣。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書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傳

纘義曰。天民之稱古矣。伊尹自稱我天民之先覺者也。孟子曰。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列子揚朱篇。稱孔子為天民之遑遽者。桀為天民之逸蕩者。紂為天民之放縱者。蓋古有斯稱。而稱之者。各以其意為之。惟莊子庚桑楚篇云。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斯為得天民之實。天民即帝臣也。達而在上。則為帝臣。窮而在下。則為天民。古惟伊尹太公之流。足以當之。而後世若諸葛武侯之在隆中。亦庶幾焉。天民之貴。不知尊禮而輕蔑之。正猶斥鷃而笑鳳皇矣。人注曰。民者。天所生也。輕蔑之。是獲罪於天也。書曰。王司敬民。況餘人乎。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五

擾亂國政

箋曰。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更。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韓安國語乃或求治太急。用人太驟。東坡語以聰明亂其舊章。愆怠易其成憲。譬烹鮮而撓之。治絲而棼之。害家凶國。

所傷實多。陸象先嘗謂天下本自無事，但庸人擾之爲煩耳。唐書本傳

續義曰：百人興瓢而必裂，以用力者眾也。三年作

舍而不成，以爲謀者多也。韓非子曰：事大眾而數

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

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

之。鄧析子曰：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

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而錘之以石，救火而投之

以薪。

注曰：國有舊章，政有大體，苛細以擾之，則防弊而

弊且日滋，紛更以亂之，則變法而法無可守。新莽

荆舒前後一轍。

賞及非義刑及無辜。

箋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不僭不濫，成湯之所以獲天

福也。左傳賞無功謂之亂。晏子罰無罪謂之酷。素書亂則

舉枉錯直，而民不服。枉錯直上酷則頗類放紛。左傳而民

無所措手足。

續義曰：苟悅申鑒曰：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

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

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劉晝新論曰：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奸也。賞而不要，雖賞不勸；罰而不明，雖刑不禁。不勸不禁，則善惡失理。古人之致謹於賞罰如此。荀子曰：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甯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呂氏春秋曰：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漫則懼及君子。不幸而過，甯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觀斯二子之言，則刑及無辜，視賞及非義，厥咎更甚矣。

注曰：賞僭刑濫，不特無以勸懲，是非之心安在哉。

增錄舊說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卽果有罪，尙當詳審，況可濫及無辜乎。蓋上帝之德好生，下民莫不貪生爲政之人。上當畏天地鬼神，朝廷國法，下當念小民愚昧，無知入罪，事事留心，時時警懼，庶幾無過。譬如強盜者，刑之所宜加也。乃有司本欲諱盜而失主喋喋不休，有司本欲諱強爲竊而失主堅佻焚殺大夥，則因強盜而刑及失主矣。又如衙役犯贓，刑之所宜加也。乃問官欲出犯人之罪，而被害證之太堅，問官欲入犯人之罪，而被害證之不力，則因蠹役而刑及被害矣。又如拖欠錢糧

者止不過責板枷示而已。乃爲一已考成之故。那前補後。剜肉醫創。嚴刑酷灸。致死多命。蚩蚩之民。本無死法。而死刑已及之矣。亦有本人逃避。刑及其父母妻子。刑及其朋友親戚。刑及其街坊四鄰。其始原無殺之之心。然篋楚之下。往往致斃矣。又如貧民犯法。干連富民。稍萌染指之念。則必因貧民而刑及富民矣。又如無罪之人。其始也本無加刑之意。乃或受讐家之託。或因賄賂之故。或奉上司之命。不敢不遵。則刑及之矣。又如初入仕途。未能深通律例。乃自恃一己之聰明。賣弄一時之小

巧。揣摩臆斷。三木妄施。遇之者含冤負屈。無可控告矣。又如官長本無殺人之心。而卑隸故子重杖。或擊腿彎。官長一時忽略。往往致死。有之矣。又如酒後升堂。血氣未定。別事煩惱。怒氣未平。此時審斷公事。苟非上智之人。刑罰所加。必有不能自持者矣。又如上官衙門。貪圖安逸。不喜親審。止據下吏招詳。批定罪名。或題或決。一成難改。後雖悔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矣。又如上官不能耐煩。一應解審。罪犯不躬親問理。止云獄重初情。威嚴之下。犯人悉照原供。依樣結案。殊不知

下司問斷其有司之廉明公直者固不待言儻有性情執拗者有立意深文者有誤聽左右者有限期迫促逼打成招者有情面屬託故入人罪者有私怨小隙乘機下石者有不能聽訟潦艸塞責者一時勒取口供便欲據爲鐵案每至解審之時不許犯人改口官吏當堂屬之刑房私下又屬之禁子於出監之時又屬之原差捕役解子人等於上司挂審之日又屬之脅之以必不改口之威懼之以立時置死之語犯人一到法堂刑具在前虎牙在側惟將原問口供背誦如流以求稍緩須臾而

已犯人如此上官不疑止須數行勘語絞斬陵遲在一筆閒矣大約筮仕之始刑人未慣也乍然臨之必有傷慘之情久久習之撻人如擊土石矣又習慣焉殺人如刈艸菅矣嗚呼一苾觸而膚粟一髮拔而色變已身人身疾痛痾癢甯有二乎古人有言刑官無後蓋問刑之失有智力之所及而明知故違者有智力之所不及而艸率結案者自古及今冤報之速莫速於此爲官者不可不三思也總之當權之人握符秉軸有所平反有所昭雪只在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間耳而皇天后



土實鑿臨之矣。

殺人取財。

方言曰殺人而取其財曰怵。

傾人取位。

箋曰：殺人取財，心計之臣也；傾人取位，傾危之士

也。心計之臣，酷以濟其貪；傾危之士，姦以行其險。

此傳所云，以讒慝貪恠事君，而多殺不辜，怨讐已

多，其能免乎？

續義曰：康誥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

貨，斃不畏死，罔弗讞。孟子引而釋之，以為是不待

教而誅者，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然則殺人取

財，固三代聖王之所明禁矣。

天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

又曰：漢書田蚡傳，欲以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

越而勝之也。夫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周之所

以興也，不相讓而相傾，終亦必亾而已矣。

注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況陷人於法，以奪其

財，擠人於危，以代其位，其能自全者鮮矣。

誅降戮服。

箋曰：聖人不得已而用兵，所以除艸竊，靖邊疆也。

當其助虐侵陵，罪當誅戮，苟泥首歸誠，宜推心置

腹，令反側子自安。

後漢書

弄潢池之兵，諒非民志，烈

崑岡之火，亦豈君心。

真西山語

古人云：誅降者殃及三

世又云禍莫大於殺已降史記為將者思之

纘義曰牧誓曰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傳曰商眾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正義曰兵法不誅降也荀子論王者之軍制曰服者不禽犇命者不獲順刃者生蘇刃者死呂氏春秋曰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之以邑以國聽者祿之以國然則誅降戮服非古人用兵之道明矣

注曰未降服則為亂賊之黨既降服則仍朝廷之民業已受之復誅戮之匪直不仁抑且失信嗟乎杜郵之劍長平之坑也垓下之死新安之詐也李廣自剄幕下豈特不得侯乎後世如曹武惠者可以為法矣

貶正排賢

箋曰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戰國策是故進賢達

能謂之大夫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者也白虎通蔽

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妬妬昧之人國家有之

則為葳孽荀子仁人見之屏諸四夷莊氏之酒酸抑

有由也韓非子宋之酤酒者有莊氏其酒常美或使往酤其狗斃人使者不敢往於是莊氏

之酒酸夫大臣而斃有東閭之行乞豈徒然哉說苑道之士此亦猛狗也

曰東閩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

續義曰鄭書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古文尙書易之曰簡賢坳勢實餘有徒然則貶正排賢事相因乎夫方正不容楚所以亾不求賢以自輔晉所以替賈誼曰正人什倍邪僻無由來劉向曰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周禮有廉正之文有議賢之典正而貶之賢而排之其謂之何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注曰正直之士惡其異已而貶斥之賢能之士忌其勝已而排擠之此李林甫盧杞一流人心事然其效可睹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

陵孤逼寡

箋曰青鐙嫠婦有子未孩蓬室孀妻遺男始齠

列子

無中人之恆產卽天下之窮民帝王且欲施仁行

路豈能無惻夫因利而弱人之孤虐人之嫗

崔子玉清

河王諫云惠於嫗孀是之謂賤丈夫人如此者狗

豬不食其餘

王莽

續義曰釋名釋親屬曰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

所瞻見也無夫曰寡寡蹠也蹠蹠單獨之言也釋

其名思其義天下之可憫者孰如孤寡乎弔死問

疾以養孤孀。湯所以興也。不敢侮鰥寡。文王所以造西土也。以孤寡而陵逼之。古人所謂虐無告也。不仁甚矣。

注曰。孤寡當矜恤也。忍陵逼之乎。孤寡易陵逼也。乃以此爲能乎。是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

### 棄法受賂

箋曰。古文尙書。呂刑曰。五過之疵。維貨維求。馬融

曰。求請賕也。漢法盜律有受賕枉法之科。漢律盜

所罪至死。又賊吏子孫不得察舉。唐睿宗太極元

年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

木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

改元及南郊赦文。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官典犯

贓。不在此限。宋初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

受贓者不原。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不刑。殷貪

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夏書曰昏墨賊殺貪三代

以來。罔不由此道者。日知錄彼黷貨厲民之徒。卽不

顧天理。獨不畏國法耶。

續義曰。記曰。大臣法。小臣廉。此互文見義耳。未有

不廉而能守法者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

德。寵賂章也。甚至不問是非。不辨曲直。富者生而

貧者死。書云。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可不

戒與。

入注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國憲難逃，天網不漏。

以直為曲，以曲為直。

箋曰：直者，刑所不加，曲者，法所不宥，有如王子爭

囚，而州犁上下，伯輿坐獄，而范宣左右。類對賦遂使

直如矢者，周內以深文，曲如鉤者，虧除於漏網，即

絕請寄而馮臆斷，五聽已頗，儻受獄貨而府辜功。

庶尤必報。

續義曰：曲直，古語謂之枉直。孔子之告哀公也曰：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其告

季康子也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老子亦云：舉

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然則曲之

與直，其可倒乎？漢桓帝之世，童謠有之：直如弦，死

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其後梁冀、李固之事，應之遂

成亂階，竟亾漢室，是可鑒矣。

注曰：承上句而申言之。顛倒曲直，是棄法也。或以

賂，或以情，或以勢，或平日恩怨之私，或臨時喜怒

之偏，其為枉法一也。

入輕為重。

箋曰：廷尉者，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

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乎。漢書是以古之人郵罰麗

事。呂刑決獄折中。韓詩外傳所以即天倫也。王制如生議而

予之死比。漢書下刑而傳以上刑。書輯小過成大辟

加詆欺。違明詔。薛宣傳聖王不以怒加刑。天罰不極

其在是乎。

續義曰。衛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重

者不來。此法家之言。非聖王之制。韓非子言。殷之

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

知治之道。乃法家託仲尼之言。以為重。孔子必無

是言也。呂刑曰。上刑適輕。下服。傳曰。重刑有可虧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五

減。則之輕。服下罪。又曰。下刑適重。上服。傳曰。一人

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是知聖王之制。有減重

為輕者。亦有以重兼輕者。必無入輕為重者也。與

其入輕為重。無甯出重為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

甯失不經。

注曰。誤入人罪。是以人命為戲也。故入人罪。是以

人命快意也。報虐以威。殃亦凶終。天罰不滅。

見殺加怒。

箋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古之聖王。或

下車而泣之。或徹樂以悲之。誠不忍之至也。乃成

獄報囚。輒加嚴暴。豕語。祥刑之意安在平。孔子曰。用

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可不慎乎。

家語

纘義曰。太公六韜曰。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又何怒乎。鄧析子曰。怒而便誅。不必值罪。子羔爲政。別人之足。後有難。別者脫之。曰。斷足固我罪也。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之所以脫君也。以是推之。見殺而加怒。死者有知其有深恨乎。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

注曰。人無生而爲惡者。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至身罹大辟。求其生而不得。此仁人所悲憫而不忍見者也。敢加怒乎。

知過不改。知善不爲。

箋曰。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纘義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淮南子曰。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

無微而不改。故太玄曰：拂惡從淑，救凶也。雖然，苟不知之，君子無譏焉。知過不改，是謂暴無傷也。知善不爲，是謂善無益也。鬻子曰：知善不信，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

注曰：改過爲善，修身之要也。不知者，尙冀其知，知而不改，不爲，則自棄矣。

自罪引他。

他湯河切。

箋曰：郤克與韓厥分謗，高允爲崔浩引罪，古人直諒，不以生死易其辭。夫犯禍對曹，乃其自取，不思痛心刻骨，反欲虛引他人，以圖自免，究之良奧之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

家。

句本鄭氏禮注。

雖遭毒手。

二字見晉書。

貫盈之罪，終伏歐刀。

句見後漢書。

亦何益之有邪。

續義曰：禹湯罪已，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凶也忽焉。已實有罪，而引他人以自解，豈君子之道乎？齊江敦有門客通賊利，躬自引咎。魏崔光雖見誣，終不自申曲直。君子之用心，固如是也。自罪而引他人，可以愧矣。

注曰：自己已有罪，牽引他人，妄思解免，卒不可得，損人利己，仁者不爲也。損人不利己，智者不爲也。

壅塞方術。



箋曰。墨子游齊。道逢日者。中行在晉。夢值巫皋。會

方士於旗亭。褚先生問楚人於東市。司馬季主皆能探抽

冥蹟。參驗人區。范蔚宗語若乃斥以卑污。比之賤簡。日者

列至使知星宿者無望覆衣。諺曰。知星宿衣不覆。索廷尊者

幾為奪精。音所亦通人之蔽。句本君山而盛德之累也。宋

忠賈誼。前事可鑒者矣。

續義曰。方猶道也。方之訓道。見於經傳者不可勝

數。然則方術猶道術也。考漢書藝文志。凡數術百

九十家。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是故大幽五行。

題曰神農。長柳占夢。本之黃帝。至於風后孤虛。羨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

門式法。孰非古僊聖之遺書。不能疏通。又從而壅

塞之。其亦甚矣。

注曰。方術如醫卜之屬。有用於人而自食其力者。

非左道比也。壅塞之何為。

訕謗聖賢。宋本作賢聖抱朴子作聖賢

箋曰。仲任小子。偏成問孔之篇。論衡九卷孫況老師。獨

有賤儒之論。見非十亦思非聖無法。經有科條。非聖

無法見孝經漢律亦有是條何休注公羊曰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訾讐蔽明。

傳垂大戒。訾毀賢聖且朝士之毀。何傷日月。羣

兒之謗。空笑蚍蜉。昌黎詩祇見其不知量也。古文多祇通

續義曰。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然則聖人。賢人。所謂出類拔萃者也。誦之誦之。獲罪於名教大矣。昔孫卿子。歷詆天下賢人。以自是其愚。其流弊爲李斯。呂氏。春秋備說。非六王五伯。以爲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泆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辨若此。不如無辨。放言高論。君子慎諸。

注曰。聖賢言行。不知師法。又從而訕謗之。其愚可憐。其妄可惡。

增錄于氏贅言曰。聖賢統三教而言。孔孟顏曾從

無訕謗之者。然近時文人習氣。多將四書成語。及先賢名號。編成歌謠。諛語。或拈爲酒令。或捏作鐙謎。此卽侮聖人之言也。訕謗之罪。莫大於此。不可不知。至於釋道二教。其迹則與吾儒迥異。其理實歸於一。道家教人學僊。以清心寡欲。積功累行。爲主。釋家教人學佛。以明心見性。去迷求悟。爲主。千言萬語。不離方寸修行。此其說與吾儒致知格物正心之理。何異乎。蓋三代以後。先王之政教。不可復作。元氣日漓。殺機日啟。人心日下。爭名奪利。如水之流。好色貪財。如火之熾。六經四子之書。昭然

具在而習焉不察。視爲紙上陳言。於是釋道起而有功矣。有病夫於此。邪熱纏於腠理。積痕結於胸膈。尋常和平之藥。投之不驗。必用大劑寒涼之味。猛加蕩滌。庶幾汗出病已。二教者救世之大劑。寒涼藥也。矯而過之。以補吾儒之不及者也。以利名爲枷鎖。以富貴爲火宅。則人之爭也。庶乎其少息矣。韓昌黎之詆佛也。指其教曰。誘人念佛求福。夫念佛以求福。此田夫邨嫗市井愚氓之所爲。貪昏狡詐之酒肉和尚誘之。而非牟尼誘之也。劣秀才行止不檢。而歸其咎於孔子。可乎哉。三乘十二部。

何嘗有一語教人求福哉。梁武帝問齊僧布施有何功德。達摩訶之曰。實無功德。教人求福者如是乎。乃知昌黎見其迹之爲異。端遂痛排而力拒之。固未嘗讀其書而會其旨也。程朱則讀其書會其旨。而從門戶起見耳。釋教盛於道教。故闢佛盛於闢老。然而諸儒之斥二氏。要不可以爲過。何也。身爲大儒。志在取孔孟之道。而修明之。不得不嚴絕殊趨異軌之學。如齊晉大臣。日以伐秦滅楚爲念。雖未必得志。而其心則忠矣。僊佛有靈。固不愠其誚已也。若略無一知半解。而妄言訕謗。是以本國

之輿臺而謾罵他國之君王多見其不知量矣程子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夫楊墨之道一孟子辭而闢之廓如而佛老之道千百世名賢大儒羣起苦爭而不勝者豈力不足哉其理固不可奪爾使其說果足以誤人天必不使西方東土海外塵中處處流傳以誤人於千萬世也訕謗之者胡爲乎侵陵道德

箋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曰道德者得也道生萬物有得獲有故名道德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下士聞道大笑之此侵陵之所由至也抱朴子作傷殘道士義亦相近戮鼓琴之于吉孫策謬誅捕屈軻之左慈曹瞞無識蓋異術之士亦有不可誣者也

續義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夫道之大也德之尊也如之何其侵陵之凡好陵罵辱人者列子所謂陵諱也非君子之道也陳成子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況敢侵陵道德之士

注曰道德之士所當尊敬反侵陵之此小人之有

勢力無知識者耳。

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箋曰宋齊邱化書曰禽獸蟲蟻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烏反哺爲仁隼憫胎爲義蜂有君爲禮羊跪乳爲智雉不再接爲信若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爲高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鼻之欲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爲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爲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爲自安焉得不恥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六一感應篇集傳二

三

續義曰古者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死夭不覆巢是以山不槎斲澤不伐天魚禁鯤鮪獸長麇麋鳥翼斂卵蟲舍蚺蜥蕃庶物也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

注曰天地之間飛者走者蟄者棲者穴者巢者胎者卵者滿眼皆生機也有人於此射之逐之發之。

驚之填之覆之傷之破之滿懷皆殺機也殺機日熾生機日滅此其人與生鄰乎與殺鄰乎

願人有失

箋曰願人有得未必得也願人有失未必失也而臧否分矣今有燎者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操火將益之功皆未至雖然吾嘉彼奉水者之意而惡夫操火者之心也墨子願人有失亦猶是耳續義曰三代鼎鐘皆出於聖人之制其款識不曰永用高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是故喜得而惡失者人之情也一物且然而況其大者乎且人之失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

於己何益明人之薄而已不得厚揚人之辱而已不得榮祇爲識者之所笑耳

注曰人有失於爾何益人不失於爾何損徒壞爾心術耳人願爾失爾甘之乎況人之失不失不由爾之願不願乎

毀人成功

老君說百病曰敗人成功是一病

箋曰陳湯斬郅支班超定西域厥功茂矣而匡衡一言卒從吏議李邑盛毀遂去其妻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哉然史稱偉績高此兩人人笑李匡至今齒冷毀人者安在耶

續義曰釋名曰功攻也攻治之乃成也夫功而克  
底於成其亦非一手一足之烈矣成之難毀之易  
君子憫焉易象傳曰汔至亦未繙井未有成也羸  
其瓶是以凶也正義曰水未及用則井功未成世  
之毀人成功者其能無羸瓶之凶哉

注曰人有成功而毀壞之既傷賢豪之心又誤國  
家之事

### 危人自安

箋曰勢有難全者則瀕人於危而弗顧非憎人也  
自安之道在乎此也豈知天道好還危人適以自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

危越絕書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爲抱朴子曰背仁  
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

注曰人之欲安誰不如我忍危人以自安乎危人  
者人亦危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附錄于氏贅言曰陶南村輟耕錄載至正閒有四  
人山行暴雨大至共避土洞中未幾雨止有虎突  
至洞口據地怒視久而不動中一人素愚三人計  
虎若不得人焉得去因給愚者曰若最勇當攘臂  
先出吾等踵若後共搏之可立斃也愚者猶豫未  
決三人從後力排出之虎銜置洞外怒視如前須

與土洞崩壓。虎奮迅而去。三人皆死。愚者獲全。此  
危人自安之公案也。洞崩而虎去。則虎之來也。非  
飢而求食明矣。使三人協力奮擊。未必不皆生。使  
愚者堅避不出。未必不亦死。天蓋知三人之機械  
傾險。惡貫已盈。故於性命呼吸之際。復逼出其機  
械。傾險之心。而使之求生而得死。是愚者之同行  
暴雨之大至。皆天意行乎其間。不止戾蟲之爲神  
差鬼遣已也。使虎攫人而去。則三人必且自喜其  
知巧才能。以爲得算。豈復念愚者之身碎於齒牙  
閒哉。然舍危就安。情理之常。而天心惡之者何也。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

非惡其自安也。惡其危人也。人生所歷。大而兵刑  
生殺之下。名利得失之場。小而跬步之往來。片時  
之居處。莫不有安危之判焉。苟但知有己。不知有  
人。則殺機伏於中。可以無所不至。使其計得行。則  
譎者皆高枕。而愚者無噍類矣。豈知安危之幾。畢  
竟不容人識破。太行之車。呂梁之舟。未必盡皆摧  
覆。而房屋莞簟之間。容有殺其身而不覺者。則所  
趨者未必非險地。而所避者未必非坦途也。平其  
心於人己之間。而慎以行之。則隨在皆成磐石。而  
境之安危。可以不論矣。



滅人自益。

箋曰孔子言不祥有五損人而益己一不祥也。新序

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

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墨子損人而益己乃盜

賊之心也吾聞釜鼓滿者人概之人滿者天概之

管子可不懼哉。

續義曰公羊傳曰殺人以自生亾人以自存君子

不為也燕策引古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

不危人以要名夫人危矣己未必安人滅矣己未

必益黃雀螳螂所宜深鑒者也。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

注曰正與推多取少相反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以惡易好。

箋曰好讀為和好之好數世之與國一朝而背之

盟心之密友轉眼而讐之非惑於利即構於讒獨

不思同好而棄惡。左傳福之基也與惡而棄好。左傳禍

之胎也迨乎兵已交而莫解怨已積而難排後雖

悔之不可食已。左傳

續義曰同盟之人咸歸於好齊桓公所以命諸侯

也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詩人忠厚之意蓋如此本

相好而易之以相尤其謂之何楊子曰修其善則

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君子慎所修焉

注曰本相好也易而相惡凶終隙末豈君子之交乎

以私廢公老君說百病曰以私亂公是一病

箋曰倉頡之作書也自營者營一作環謂之公古字背

公者謂之公公之相背也倉頡已知之矣韓非子

是以君子不以一己之私情妨天下之公理忘私

者直也漢書公耳忘私滅私者德也尚書以公滅私害公者逆也

詩毛傳君子不以私害公廢公者慝也託公濟私者賊也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

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

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情私費則官

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

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

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世之以私廢公者宜思此

言

注曰便私圖而不顧公家之利病徇私意而不恤

公義之是非立朝居鄉無一而可

竊人之能蔽人之善

箋曰人有能而吾竊之可恥孰甚焉人有善而吾

蔽之不祥莫大焉。且而不聞攘善者無續。范甯穀梁注續

謂繼嗣揚善者有後乎。班固贊以伯宗之賢而遇讒三

卻攘輦者之言也。穀梁以張湯之酷而珥貂七葉揚

兒寬之奏也。漢書

續義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竊人之能乎？孔子

曰：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

財幣乎？顏氏家訓曰：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

顯併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爲己力。雖輕賤者必歸

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

責。

大正感應篇集傳二

三

又曰：孔子曰：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孟子曰：言

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夫人有善而蔽

之，所謂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也。漢詔曰：蔽賢受

顯戮。

注曰：人有能而盜竊之，其無能可知。人有善而掩

蔽之，其不善可知。何不見賢思齊，曾益其所不能。

取諸人以爲善乎。

形人之醜，訐人之私。李傳以醜爲醜行

箋曰：因戲而形容人之醜行，戲而虐矣。因爭而攻

發人之陰私，爭而亂矣。狀之逼真，令人失笑，能無

折終身之福乎。揭之無遺，令人掩耳，能無啟殺身之禍乎。

續義曰：鄙夫鄙婦會於廡陰，明日或揚其言矣。此醜之不可掩也。小人閒居爲不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此私之不可匿也。雖然，老子有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夫醜亦人之醜，私亦人之私，於己何與乎。自儒者以精義自命，以求勝爲心，於是形人之醜，託於禹鼎之象物，託人之私，託於春秋之誅意也。適足傷於高而薄於行矣。於鄉曲之儇子，何譏。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五

注曰：人有醜行，極意形容。人有陰私，盡情攻訐。天怒人怨，殺其身有餘矣。

附錄于氏贅言曰：人非禽獸，孰無顧恤體面之心。知其醜而故形之，其毒與孫皓之鑿人目，剝人面皮等。人非聖賢，孰無不欲人知之事。知其私而故訐之，其酷與紂之剖心剝孕等。古人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又云：察見淵魚者不祥。此培養元氣之大端也。嘗見朋友聚語，言不及義，往往以得人隱情知其秘密。

爲能事其甚者且談人閨閫歲褻之事以爲笑樂  
輕薄成習言者聽者皆恬之亦嘗念當之者之痛  
纏骨髓乎明末吳下有秦生者力學多才尤工歌  
詩樂府惟好作謔語誚世或見人形貌陋劣識面  
而一詩立就或聞人作事可笑入耳而一歌已成  
其窗友黃緣入泮作游庠詩一百韻賀之其鄰人  
帷薄不修作黃鶯兒十首贈之繪影寫風窮工極  
巧流播遠近因此屢遭困厄晚年病瘧發狂自啖  
其糞取刀剗舌嚼而吐之煨達戶外又取斧自斫  
節節支解破胸裂腦而死嗟乎秦生未易才也以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罕

此才而講學論道吾知其能入濂洛關閩之室也  
以此才而勸善導俗吾知其筆鋒所指華雨繽紛  
也卽不然而得詩人之正自寫性情吾知其不難  
分七子三唐一坐也以閒出之才爲自殺之具何  
異以隨侯之珠彈雀以太阿之劍刈薪也悲哉悲  
哉國家立法惟弑逆者陵遲處死秦生之死更慘  
於陵遲矣快一時之筆舌而其罪超於弑逆之上  
天下之形人醜訐人私者能不毛髮悚然乎

耗人貨財

箋曰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史記有耗之者也手編

葉子金葉子格戲

始於周后 產盡於今朝

太白詩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

今朝

巧笑市門資窮於夜合

齊桓公事

惟匪人之是比

易

豈之子之無良治彼罷民應坐周官之嘉石方

之碩鼠宜傳漢室之爰書

續義曰鼯錯有言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

困是以武有七德豐財其一非豐已之財乃豐人

之財也不務豐之而務耗之或倚勢力而漁奪百

姓侵牟萬民或恃心計而兼并農人要射時利使

彼終歲勤動而積之不崇朝而散之有不干鬼神

之怒者乎

太二感應篇集傳二

聖

注曰迎合人好而以游蕩耗其財激成人怒而以

獄訟耗其財耗在人則利在己小人之也

離人骨肉

箋曰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兄弟相傾也

淮南

子翬謀桓魯隱危豎牛奔仲叔孫卒費忌納女

楚建走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

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

不懼哉

漢書

續義曰骨肉之恩祭而不殊離則不祥莫大焉淮

南子曰水火相憎鱗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

讒賊閒之而父子相危昔李義山之賦怪物有讒  
魏焉曰讒魏之狀能使親爲疏同爲殊使父膾其  
子妻羹其夫烏呼可畏哉

注曰骨肉之愛人皆有之小人從而離閒焉非借  
以洩忿卽因而圖利此逆天害理之尤者

侵人所愛

箋曰貨不好不能爲禍

周語

古人以不貪爲寶

左傳

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非不欣然接之去而  
不復念也

東坡語

虞叔之劍桓魋之珠

左傳

非喪志求之者適啟戎心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望

續義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  
之爲人也甚悒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  
短者故能久也夫以一蓋之微而聖賢相與之深  
也然且不敢輕假焉庸有侵人之愛者乎李文饒  
之賦通犀帶也其辭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  
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聞義則  
服防患以微昭侯委佩而去宣子辭環而歸其可  
爲侵人所愛者戒矣

注曰人所愛也已何侵焉君子當爲韓宣之辭環

無爲虞公之求劍。

助人爲非。

箋曰。佐雖者。嘗佐鬪者傷。周語故君子成人之美。不

成人之惡。成人之惡。是佐鬪也。無乃傷乎。且小人

爲不善。未必狻狷。惟有助之者。則同惡相濟。如市

賈焉。左傳幾於無忌憚矣。漢律名有功有意。助人爲

非。功意俱惡。

漢書抽腸斃鼓。顏氏家訓

非不幸也。

續義曰。立是廢非。古之道也。君子之與人也。將以

講去其非而趨於是也。非而助之。無是非之心矣。

語曰。無助天爲虐。夫助天爲虐。且不可。況助人爲

非乎。

宋上感應篇集傳二

聖

注曰。人爲非義。不能止。又助之。既陷人於惡。已亦

受其不祥。

逞志作威。

箋曰。其爵彌高。其志益下。

淮南子

志安可逞。威如之

吉。反身之謂也。

易

若依勢作威。

書

志乃逞矣。語曰。

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

說苑

敖不可長。

能久耶。

續義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

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待



下人莫踰之。如之何逞志而作威乎。逞志究欲倚勢作威。譬之其猶國狗之瘕矣。

注曰志不可滿。臣無作威欲逞其心。何所不至。揚子曰。戴威滿頭。小人所長也。

辱人求勝。

箋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老子。況辱人以求之乎。

屈王孫於胯下。困張祿於廁中。非愚則矣。易不云。

乎。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吾見多陵人者。皆不在矣。

石經左傳

纘義曰。楚遠啟疆。有言恥匹夫。不可以無備。蓋好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聖

榮而惡辱者。人之情也。我務辱人。人亦務辱我矣。

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是以有晉陽之難。禮

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里諺曰。讓禮一

寸。得禮一尺。君子求勝己。不求勝人。故求不辱於

人。不求辱人。

注曰。彼君子耶。不可得而辱也。彼小人耶。不知所

謂辱也。以此求勝。未之前聞。

敗人苗稼。

箋曰。水有曲壅。曲防壅泉。王法所懲。田卒污萊。詩人所

歎。蓋良苗肥稼。上可薦宗廟。下以厚民生。重之至

也若種稻而奪諸水戰國策牽牛以蹊人田左傳此何

異艸宅而禽饗也周書犯禁受罰回其宜耳

續義曰昔紂以六月發民逐禽民諫曰君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旨哉言乎是以漢章帝詔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夫帝王之行猶戒慎如此況士庶人乎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先儒以恃寵虐民非之高柴之賢以此一節蒙譏千古可不謹歟注曰或水旱蓄洩利己而防人或馳驅蹂躪狼藉而不顧皆罪也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四十五

### 破人婚姻

箋曰媒氏掌萬民之判冰人合二姓之歡雖兩喜

何惜兩譽兩喜見莊子戰國策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譽音餘然非耦必

多喪耦皆見左傳所當慎之始也若夫初聘而强委禽

傳左傳已歸而嗟分鏡本事詩非辱於强暴即奪於亂離

更有絲蘿將結一語而致夢商伉儷方諧片辭而

興雀角皆害倫虧義不可之甚者也

續義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

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是以周公制禮有媒氏

之官管子治齊有掌媒之職誠重之也夫婚姻之

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而以  
一言破之斯言之痛甚於矛戟矣夫夫有再娶之  
義婦無二適之文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  
失意一人是謂永訖乃或巧爲讒構致相仳離生  
抱失合之憂死違同穴之誓人之無良一至此乎  
凡朋友受妻子之託有司聽男女之訟尙其慎旃  
注曰或將成而一言以敗之或已成而百計以閒  
之就令本非嘉耦亦何預旁觀事况懷挾私意而  
使玉潤孤立珠明暗藏其心之險毒甚矣

苟富而驕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卑六

箋曰孝經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家敦而富

志高而揚

戰國策

天奪之鑿

左傳

鬼瞰其室矣

漢書史鮑

言富而不驕者鮮矣驕而不亾者未之有也

左傳富

斯驕驕斯亂亂斯亾

禮記

纘義曰曾子曰富以苟不如貧以譽是富固不可

苟也苟而得富又以驕人其可乎說苑敬慎篇曰

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

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

與罪期而罪自至焉呼可謂深切著明矣

注曰富以苟不如貧以譽苟富不足道况敢驕乎

不有奇禍必有奇辱

苟免無恥

箋曰成仁取義烈士之壯心寡廉鮮恥人臣之大

戒三代以來其風甚卓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

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佞譙叟此說一行則國

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讐行若狗彘而不知媿

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為榮滅廉恥

而不顧者乎

日知錄

續義曰尸子曰眾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

曾子曰生以辱不如死以榮由是則生而有不用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四七

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昔者衛國亂高

子舉出走郭門閉守門者曰於彼有缺子舉曰君

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舉曰君子不隧若苟免而

無恥則何所而不可

注曰臨難毋苟免苟免無恥是自謂得計也心已

死矣貪生何為

認恩推過

詳案認古作仞列子淮南漢書皆作仞

箋曰恩非已出而妄仞之

仞古文認見漢書

過實在我而

強推之任德不任怨已掠其名誰執其咎

鄭贊竊恐

居德者居德之涼也避怨者怨之府也涼德怨府皆見

傳左

續義曰：郭象之注莊子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然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大哉言乎！人能以此存心，則何認恩推過之有乎？淮南子曰：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有小丈夫者，欲使恩必歸己，過必歸人。子夏有言：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吾見其徒勞而已矣。

注曰：恩必己出，并其在人者而認之，過則人歸，取其在己者而推之，心勞日拙，人可得而欺乎。

大正感應篇集傳二

單八

### 嫁禍賣惡

箋曰：共仲殺子般，而歸獄於僕人。公羊傳孟德行小

斛，而借死於主者。曹瞞傳古來機械變詐之事，甚深

而難測。然孟氏之賊，曹氏之姦，天下莫不聞者。抗

轉食槽之禍。慶父抗轉經而死不在其身，則在子孫，可不

畏哉。

續義曰：楚昭王之時，有雲夾日而飛。太史州犁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戒沐浴，將以身禱之焉。昭王不可。孔子曰：知道乃世之小人，惟知利己，移禍於人。若嫁女然。

歸惡於人若賣物然烏呼已則嫁之誰其取之已則賣之誰其買之莊子曰魯酒薄而邯鄲圍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而池中魚爲之殫事固可以若是悲夫

注曰禍患則移之人若嫁女然罪惡則諉之人若賣物然陰賊險佞天可得而欺乎

沽買虛譽

詳案說文云秦以市買多得爲乃引詩曰我乃酌彼金罍玉篇曰乃今作沽乃乃沽

之正

箋曰羊質虎皮觀草則悅見豺則戰法魚質龍文

遭水卽喜遇癩卽悲抱朴子名實之辨也先輩謂好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聖九

名與好利者相去不遠蓋沽名亦以爲利也然虛名一敗萬事瓦裂其害有甚於謀利者故荀子謂盜名不如盜貨

續義曰越絕書曰名過實者滅韓詩外傳曰名過其實者損是故虛譽乃君子所畏也顏氏家訓曰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吾人誠不能忘名亦當以立名爲事豈可竊哉其在周易中孚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傳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注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忠篤內喪華美外揚虛聲無實何可久長此可爲沽譽者戒矣

注曰。虛譽雖隆。實德則病。恥莫大焉。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危亦甚矣。避而去之。且不暇。況用術以沽買之乎。

包貶險心。

箋曰。書難壬人。畏孔壬。王者象人。褒姒之形。

說文包

藏凶惡之人也。壬人之行。潛竅隱智。厚貌深情。其

藏之也。如含沙伏弩。雖明者不能然也。

然猶明也。義見淮南

其發之也。則入肉貫胸。雖强者無不斃也。其術之工。雖殺數十百人。而主名不立。甚矣其險也。

續義曰。劉子新論曰。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五

數揆。至於人也。心居於內。情伏於表。非可以算數測也。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喜不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嗚呼。知言哉。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發戈矛於談笑之中。布陷阱於揖讓之地。太行孟門。豈云蕪絕。涉世之士。可弗慎諸。

注曰。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凡陽恆易。易則易知。凡陰必險。險則難測。心之易險。卽生前之天堂地獄也。死後識神不昧。各隨熟處走耳。

挫人所長。護己所短。

箋曰良相之愛才也一藝必庸小善卒錄君子之制行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夫誇己之長乃挫人長揚人之短始護己短謂幽蘭不可佩服艾盈要蘇糞壤以充幃眾芳蕪蕪離騷賢士無名徒工謠詠不善是揜如見肺肝卒亦何益之有哉

續義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崔子玉所銘之坐右者也人有長而挫之己有短而護之非君子之用心矣金樓子之戒子也曰有善鮮不自伐有能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然則挫人而護己何益之有

木上感應篇集傳二

至

哉荀子曰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斯善於自全者矣

注曰人所長而折挫之其無愛才之心可知己所短而回護之其無自強之志可知

乘威迫脅

箋曰威者權也勢也權勢之所在爲福固易爲禍

亦烈逐君側之惡人志父豈能無罪

趙鞅事見公羊左傳鞅曰

志父無罪

徒雒都之黎庶太師莫怨然臍卓

至於武安

請魏其之田破石奪五百之婦

兩漢書

皆跋扈鳴張

不義之甚者也



續義曰漢賈山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歷無不糜滅者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是故乘威迫脅者不仁之甚者也爲其所迫脅者側目而視側耳而聽重足而立擠於溝壑而不能自存顏子曰鳥窺則啄獸窺則攫人窺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窺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吾見其立敗矣

注曰不服人以理而脅人以威人卽強從已獨無愧乎

### 縱暴殺傷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至

箋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荀子古之道也乃有人頭

羅刹殿上蒼鷹任雕面惡少爲爪牙五代史召名禍

猾吏與從事史記芟夷若艸左傳又見庚信哀江南賦論報如屠

漢書豈知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也嚴姬語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

亦當死虞定安之家門不增一口虞王溫舒之族滅

豈踰三冬漢法踰冬則赦戒之戒之孟子而不踰自

續義曰古者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雖於

禽獸猶不敢多所殺傷況人乎乃後之居民上者

如狼牧羊考一連十考十連百義縱一日殺四百

餘人尹賞捕輕薄少年數百人盡內虎穴中縱暴

殺傷一至於此。虎哉虎哉。角而翼也。

注曰：舊從罔治。王者之師也。嘗災肆赦。王者之法也。人臣為國愛民。當知此義。若統兵則殺人盈城。斷獄則血流波道。暴亦甚矣。試思古來猛將酷吏。有能全其身保其子孫者乎。  
無故翦裁。

箋曰：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今則不然。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其為衣服。不為身體。皆為觀好。單財勞力。單與殫同畢歸之於無用。皆見墨子此賈誼所謂百人作之不能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至三

衣一人。欲天下之無寒。不可得矣。

續義曰：太公金匱載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古天子之尊。猶惜一衣。今乃士庶之家。衣阿錫而曳齊紈矣。抱朴子譏惑之篇有曰：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為快。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實凡夫。拙於隨俗。無所捐者。未嘗易也。誠以為不急耳。世之無故翦裁者。宜思此言。注曰：裂帛為衣曰規。人所不得已也。東南風俗侈。

靡己甚摧殘錦繡紈綺之質刻畫蟲鳥萃艸之形  
綴之裙衫用飾婦女徒費物力何所取耶

非禮烹宰

箋曰燕以四膳養用三牲禮之所在烹宰所不廢

也至於平居當遵約儉重卿魚食趙盾終能免禍羊公

大夫玉食必害而家書況乎多列庶羞兼羅珍怪

二字出舍靈龜而觀朶頤易弱之肉而強之食韓文

鄭子公之指唯堪染鼎左傳趙稚長之腹止用監廚

後漢揆之古人無故不殺之禮不已悖乎左道中

有屠牛爲業者其人不食犬豕唯曰宰太牢血模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辛酉

黏懸肉格三字出周禮注莫敢誰何者此無他禁之之法

寬也案淮南子說山篇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

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亾之數以必亾贖不必死未

能行之者矣高誘注云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

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亾之

數然則漢法殺牛與殺人同科也故其時人不敢

犯今法輕於漢而欲使植穀之牛不入屠伯之手

烏可得哉李叔則愛牛說曰肉牛者十之三革牛

者十之三角牛者十之四天下於是無全牛矣此

論可謂痛切

續義曰無故不殺禮有明文至於烹宰亦自有法式周官內饗掌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注曰體名脊脅肩臂臠之屬肉物馘燔之屬是古人於烹宰非苟而已也後世務窮口腹烹宰之事多不依禮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雁江東之潛鼉騰漢南之鳴鶉一匕箸之間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嘗聞南史鍾岵之言曰鮠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苟有人心可以已矣

注曰人資物以爲養當擗節而保全之非祭非賓不可特殺若祭所不當祭之鬼宴所不當宴之賓

與無故而殺同又物或死非其時如羊之羔豕之豚雞之雛之類物或有功於人如牛之耕犬之守之類皆不可殺且烹宰自有常法若任意剝斃爭新鬪巧使物受無窮之苦以快己須臾之欲慘刻更甚在老饕之意不過曰天之生物以養人耳試思人之異於物者安在而宴然食之乎噫佛家有放魚子法如能於魚方別孕之時暫禁網罟所保全更多但漁戶須有以安恤之使數月中不生理始得

增錄于氏贇言曰衣食之奉生人切身之事也苟

求取給原自無多肆其所欲何厭之有寒闈半夜  
軋軋機聲屠肆五更哀號入耳聞之痛心而忍用  
之無度乎姑蘇友人爲予言嘗中秋至虎邱山見  
游人簫鼓震天錦繡匝地時杭州水月禪師適在  
吳門師素能前知因從容問曰風俗奢靡如此有  
何奇策使人還復樸素之習師曰雖聖人復起不  
能變也奢靡相尚如水之流稍一節省人皆鄙之  
卽有樸素之人不能不化而紛華德化刑驅兩無  
所用直待數十年或百餘年之後侈極天怒福盡  
災生兵荒疾疫相繼而作珠玉錦繡翫好貴重之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五十五

物一時蕩盡離散死亾溝壑不免其僅存者米珠  
薪桂衣敝履穿無論大家小戶朝不謀夕資財罄  
盡旣無營謀之方商賈不通又無貿易之法於是  
但求禦寒視敝緼如狐貉但求充飢視藜藿如珍  
羞習之旣久絕不知天地間有奢侈事然後人心  
漸樸民風漸淳而世道亦漸昌剝復自然之理也  
其遲速久暫則視人心悔禍之淺深天心降罰之  
輕重爲之耳危哉言乎眼前之節儉惜福卽他日  
求免飢寒之早計也有遠慮者大家猛省

散棄五穀

箋曰：席閒之飯，仲堪噉而無餘。音書盤中之餐，公垂

咏而彌重。李紳詩：試看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蓋食乃民天，貨惡棄

地，其有太倉之粟，屢見困陳，畝首之糧，或多遺滯。

豈知儉歲之饑，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饑。生於豐年之狼

戾乎？念及此，幾欲量腹而食，數米而炊矣。

續義曰：管子曰：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又曰：凡五

穀者，萬物之主也。魯哀公賜孔子桃與黍，孔子先

飯黍而後啗桃，重五穀之長也。諺曰：黍稷無成，不

能為榮，是以古之明君，賤珠玉而貴五穀，今有一

鉤之金，人必竇而藏之，乃粒米狼戾而不知惜，史

稱西漢之末，天下早蝗，至以黃金一斤，易粟一斛。

宜何竇歟？

注曰：場圃倉庾之類。凡筵栝梓之側，或信足蹂踐，

或隨手拋擲，甚至墮落汗歲，其罪更重，亦念及凶

年饑歲轉死溝壑時乎？

勞擾眾生。

箋曰：君子之牧民也，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

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府庭郵驛無夜行之吏，

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在朝者忠

於君，在家者孝於親，皆見陸賈新書烏呼仁哉，漢書若小人

太之牧民也。如寢關暴橫，不得須臾甯。淮南子豈知水

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人。故令煩則

民詐，政擾則民不定。叶平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

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皆見鄧析子

續義曰：荀子有言：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

政，則君子不安位。是以古之為政者，務安靜之，不

務勞擾之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

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文子

曰：上多事則下多態，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揚

火而使無焚，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撓水而欲

其清。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至

注曰：輕動師旅，妄興工役，豈獨民不聊生，即馬牛之屬亦疲於奔命，不仁甚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第二竟

